
UTL AT DOWNSVIEW
D RANGE BAY SHLF POS ITEM C
39 06 06 03 03 013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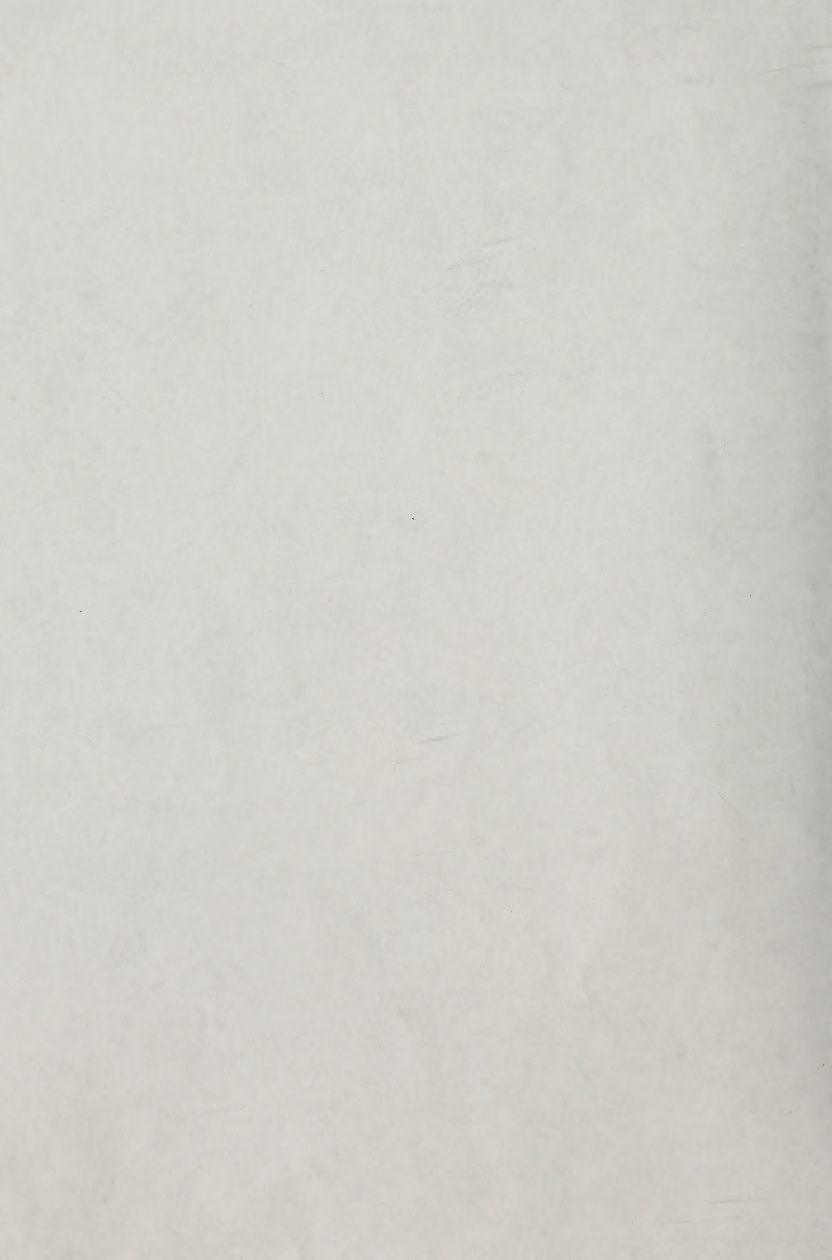
34.

a Viceroy = tsung[3] tu[1]
a Governor = Hsün[2] fu[3]

西歷一千九百零三年

官話指南

光緒二十九年歲次癸卯




KELLY & WALSH, LIMITED
別發

官話指南終

在清國北京
大日本國公使館
長崎縣士族　吳啟太
東京府士族　鄭永邦　仝編著
長崎縣平民
東京下谷區西黑門町貳番地
鄭永甯邸內寄留
楊龍太郎　出版

序

吳生駐燕京三年學其語言頃者輯切日用者編成一書名曰官話指南蓋皆出於其自課自得之餘宜乎親切明著不負其名也有功斯學可謂偉矣抑予有恐焉前之脩斯學者苦無成書耳聽而手抄日累而月積漸乃有得其入之難也如是而得之却深焉今也既有成書它人數年之工可一朝了之入之太易恐得之不深讀斯書者莫狎於其入之易而思更致其力指南而到南以期有成是予之所望於學者而亦吳生之志也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田邊太一叙於燕京公署

序

語言之學、雖文人之緒餘、原無關乎經濟才能之大、然無成書以爲嫻習之助、但偶聽人之談論、依稀彷彿而傚顰之、不惟隨學隨忘、諸多罣漏、滋管窺蠡測之虞、卽輕重緩急之間、剛柔高下之際、亦必不能一一酷肖、茲有吳啟太鄭永邦者、皆東洋長崎人也、因隨公使駐北京、公餘之暇、卽潛心於語言之學、天資旣敏、人力亦勤、積數年之攻苦、而憑空結纂、設爲問答之詞、藏諸囊篋、久已累牘連篇、僕等偶然過訪、適其稿置案頭、急索而觀之、見其口吻之合、神氣之眞、與其發揮議論之詳切、實爲動中肯綮、因慫恿之俾剛印成書、以公諸世、誠善本也、苟殫心於此者、按其程式、奉爲楷模、循序漸進而學之、如行路者之有嚮導、絕不致爲迷途所惑、較之偶聽人談論、依稀彷彿而傚顰者、其相去不已天

淵乎、僕等觀是書而佩服深之、爰爲之校對一番、并爲之序、以述其顛末云、

光緒七年辛巳小陽月下浣燕京黃裕壽金璞園拜序

凡例

一余駐北京學語言三年於今、時延請師儒、賴其口講指畫、漸有所領悟、然不過滄海之一粟耳、是編係平日課本、其中遺漏、指不勝屈、今刷印成書、只爲初學計、遺笑大方、自知不免、

一京話有二、一爲俗話、一爲官話、其詞氣之不容相混、猶涇渭之不容並流、是編分門別類、令學者視之井井有條、釐然不紊、庶因人因地而施之、可以知所適從、

一初學華語者、須知有四聲、有輕重音、輕音。卽窄音 重音。卽寬音。有輕重念、出入氣等項、是不埃論、此外尚有張口音、閉口音、又有嘬口音、如巴、寒、張、大等音、皆是張口音也、如木、父、不、屋、等音、皆是閉口音也、如火、去、出、姑、等音、皆是嘬口音也、另有由タチツテト母音所出之音、如倒、將、

跳知、早、斗、頭、凳、地、釘、天、秋、等音、必須舌端用力、達至上牙床、方爲盡善、不然則往往致有謬誤、此雖屬末節、而讀者、不可不知也、

一初學四聲之法、最難解說、今舉梗概、如上平、其發聲時、係自上落下而止、聲音較短、如下平、其發聲時、係向右傍一擲而止、聲音較短、如上聲、其發聲時、係半含其音、漸漸而上、聲音較長、如去聲、其發聲時、係半含其音、向左傍漸漸垂下、聲音較長、又如上平、其發聲時、係如點首之狀、如下平、其發聲時、係如人將首向右傍稍轉之狀、如上聲、係如人仰首之狀、如去聲、係如人將首向左下垂之狀、

一凡言語內、如值有兩上聲字相連者、其上一字、應讀下平、其下一字、應讀上聲、所謂逢上必倒是也、言兩上聲字相值則必倒一字之聲也。

一凡輕音字、則不多用喉力、如係重音字、則多用喉力、如金字、本屬牙

音、係輕音、則讀時、宜多用牙力、少用喉力、如輕字、亦屬牙音、係重音、則讀時、宜多用喉力、少用牙力、又如身字本屬齒音、係輕音、則讀時、宜多用齒力、少用喉力、如生字、亦屬齒音、係重音、則讀時、宜多用喉力、少用齒力、又如敦字、屬舌音、而係輕音、東字、亦屬舌音、而係重音、如搬字、屬唇音、而係輕音、邦字、亦屬唇音、而係重音、皆可類推、至屬喉音之字、其間亦有輕音重音之別、譬如一字、本屬喉音、係輕音者、則宜用喉上之力而發、係重音者、則宜用喉下之力而發、如寒字、係輕音、杭字、係重音、又如安字、係輕音、昂字、係重音、此類皆是也、蓋漢字音、末有ン厶音、而日本原音、亦有ン厶音者、均屬輕音、如心、金、等字是也、音末無ン厶音者、概係重音、如星字、經字等、是也、

一凡由齒内所出之音、多有誤由牙内而發者、致聽者渺茫誤會、茲畧

舉數音、欲學者留神、譬如知音、本係由齒內所發出者、若誤由牙內而發、則成機音也、石音、亦係齒音、若誤爲牙音、則成席音也、是音、亦係齒音、若誤爲牙音、則成細音也、章音、亦係齒音、若誤爲牙音、則成江音也、水音、亦係齒音、若誤爲牙音、則成許音也、余歷年留意考察、始得其錯誤之由、乃表而出之如此、

一凡說淸話字句之間、有宜重念者、最爲緊要、蓋重念之字、實與語言之意、大有關切、譬如　我可以給你錢、　唯一句言語、而有四種念法、如左、

我可以給你錢、我字重念。其意我獨能與汝錢。而他人不能與汝錢也。

我可以給你錢、可字重念。其意我實能與汝錢。非不能與也。

我可以給你錢、你字重念。其意我止能與汝錢。而不能與他人錢也。

我可以給你錢、（錢字重念。其意我止能與汝錢。而不能與汝他物也。）

舉此一端、他可推知、

一凡出氣之音、讀時應用力、將其音向外放出字音、由タチツテト・カキクケコパピプペポ各等音而出者、皆有出入氣之別、餘者無此分別也、

一標記之式、原可以獨出心裁、各人用各人之記、殊不必舍己從人、但恐初學漫無定式、無所適從、因借擬一法、分別詳列於左、

凡字之四聲、上平、則在字之右肩加一圈、如聲字是也、其下平、在字之右脚加一圈、如讀字是也、其上聲、在字之左肩加一圈、如請字是也、其去聲、在字之左脚加一圈、如四字是也、

凡字之應出氣者、在字之左肩加一豎、如茶字是也、

凡字之應重念者、在字之右邊畫一横、如船字是也、

凡字之重音、在字之左邊加一横、如京字是也、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　吳啟太　鄭永邦　自識

官話指南

目錄

官話指南第一卷

應對須知

您納貴姓、　賤姓吳、　請教台甫、　草字資靜、　貴昆仲幾位、　我們弟兄三個、　貴處是那一省、　敝處河南省城、　府上在城裏住麼、是在城裏住、　久仰得很、沒會過、失敬得很、

先生今年高壽、　我虛度六十歲了、　好福氣、很康健、鬍髮並不很白、托福、我鬍髮已經也半白了、　我今年纔五十歲、鬍髮已經白了多一半兒了、

尊姓大名、　我賤姓張、官名叫守先、　尊行排幾、　我居長、　貴甲子、

我還小哪、今年二十四歲、　恭喜在那兒、　我在通州做買賣、我却你令叔相好、故此特來請安、　不敢當、請問寶號、　小號信昌、

久違久違、實在渴想得很、今兒早起聽見老兄到了、特過來拜訪、　不敢當、勞您駕、我本要到府上請安去、就因爲昨天晚上纔到的、行李各件還沒拾掇好了、箱子也還沒打開了、身上的衣服都沒換哪、恕兄弟明天再過去謝步、　不敢當、

少見少見、我這幾天沒見着你、很想你、莫不是又病了麽、　可不是麽、我那天看你病纔好、臉上氣色還沒復元兒哪、怕是你出到外邊兒去又重落了、　我這回是着點兒凉、覺着頭疼、渾身酸痛、　那總

得請大夫好好兒治一治就得了、

這個人實在靠不住、說話竟是雲山霧照的、　您想和他要準兒、那算是白用心了、您還不知道他那脾氣嗎、一味的愛說大話、胡吹混唠、檔要是信他的話、那就難免要上您了、

您這一向貴恙都好了麼、　托福都好了、可是咳嗽纔輕省一點兒、這回您病的日子久了、雖然都好了、還得請大夫吃幾劑補藥安心調養纔好哪、　是、承您關照謝謝、

你在這兒可以隨便、不要拘禮、　我蒙您的抬愛、已經不拘禮了、　照

這麼樣就好、我以後有事纔可以敢勞動你、　您肯叫我做事、那就是賞我臉了、

昨天蒙你賞我的那茶葉、味道很好、謝謝謝謝、　好說、我這回到崇安去、就到了武彞山逛了兩天、不過買了一點兒茶葉、送了去的不多、不成敬意的很、　好說、朋友交情要緊是在情意、不在東西、

你上那兒去、　我想上張老師那兒拜客去、　那麼我求你替我問張兄好、說我很想他、有閒空兒請他來坐坐、　前幾天我去的時候、他也托我問總好來着、因爲他夫人有一點兒欠安、所以他總沒能出門、

凡人說話總要誠實、　那是一定的理、若是有撒謊騙人的事、叫人看破了、自已也丟臉、　你所論的正合我的心了、

這件東西你看是眞的是假的、　我看是假的、　我也看是這麽着、就因爲分辨不出來不敢說、　是、你沒細看這刻的也粗、顏色也不光潤、

我們倆如今都閒着、可作甚麽好呢、　你看有甚麽可做的、我看實在難的很、若說做生意、你我又沒有本錢、若說做夥計又沒手藝、　照你這麽說、偺們倆豈不餓死了麽、　究竟上天不生無祿的人、等慢

慢再打算就是了、

我想到那兒逛逛、就是我一個人又懶怠去、我也想去逛逛、因爲沒有伴兒不高興、旣是這麼着、偺們倆一同去好不好、您納可以一塊兒搭伴兒去、與我也很方便了、

您納說話聲音太小、人好些個聽不淸楚、我的聲音生來不能大、對人說話又不敢大聲嚷、所以顯着聲兒小、凡人說話嗓子要緊、若嗓子好、自然響亮、字音淸楚、自然沒含糊、

我剛纔隔着槅扇和他說話、你聽見了麼、我沒聽見、近來我的耳朶

有點兒聾、　不管怎麼樣、我求你千萬別把這個事給洩漏了、這是一件機密的事情、　旣是這麼着、我不說總不至於壞事了罷、

你懂得中國話麼、　略會一點兒、那廈門的話別處不甚懂、　中國話本難懂、各處有各處的鄉談、就是官話通行、　我聽見人說官話還分南北音哪、　官話南北腔調兒不同、字音也差不多、

老沒見了、您納還認得我麼、　瞧着好面善、不記得在那兒會過、失敬得很、不敢冒昧稱呼、　偺們倆前年在張二家一個桌子上喝酒、您怎麼忘了麼、　提起來我認得了、您是何二爺麼、

您納這一向好、我有件事託你辦辦、　甚麼事請說罷、　我記得前天新聞紙上記載有一位會寫字畫的姓祝、實在羨慕得很、聽說你認得他、所以懇求閣下代爲介紹、　那容易、我總要給您効勞的、您放心罷、交給我了、

所有偺們逛過的這些個名勝地方、就是我們今兒晌午到的那座山上景致好的很、　是、我最喜歡那半山亭外兩三里的竹徑、　頂好是打那竹徑、轉過灣兒去、在那塊大石頭上坐着、聽那水聲兒眞叫人萬慮皆空、

你昨兒去、遊湖回來、早啊是晚哪、　回來有四更天了、　想昨兒晚上

月亮很好、湖上風景一定是更好看了、　夜景比白天還好、足有加倍的好看、

這個廟很大、　大的很、在這兒算是第一個大廟、後頭還有一座寶塔高的很、　好上去麽、　有一層的塔梯、如今拿開了、不好上去了、那梯子爲甚麽拿開了、　因爲人多上去竟混嘈蹋、

昨兒前半夜月亮很好、我躺在炕上看窻戸上的月光、捨不得睡了、可是趕到了夜深了、忽然颳起一陣風來、黑雲彩在滿天上直飛、打的霹雷很利害、　那巧了是在我睡着了之後罷、我可知道昨兒晚上下雨來着、

這時正晌午太陽很毒、暑氣很利害、怎麽好出門呢、　但是我有要緊的是沒法子得出門、　就是有要緊的事也要待一會兒、等太陽斜過去涼快些兒、再出門去罷、　也好、

早起天纔亮、我起來出去走動、看見瓦上的霜厚的很、　原來昨兒夜裏有大霜、怪不得我睡到五更天醒了、覺着冷的很、可就嫌棉被窩太薄了、

夜深了、想這時候有三點鐘了、　我剛纔聽見自鳴鐘噹噹的打了兩下兒似的、　那架鐘怕不準罷、看看我那個表、這個表走到三點鐘

了、到底鐘還是慢點兒、

你看四季的時候、那一季兒好、四季兒各有好處、你喜歡那季兒、這個不用問、誰不是頂喜歡的春暖花香、誰不怕夏熱秋涼、最怕的是冬天太冷、我喜歡春秋兩季、

聽說你上學房在那兒啊、學房就在這拐彎兒、那門口有報子、師傅是那一位、師傅是姓金的、同窗朋友有多少、不多、

你看過史記麼、沒看過、讀書人不可不看史記、看過史記、纔知道歷代的興敗、人物的好歹哪、學的是甚麼字、學的是王右軍的

字帖、　那好極了、

你的師傅教法好不好、　很好、講書極細心、寫字的筆畫很講究、改詩文很用心、不埋沒我們的一點兒好處、品行端正、規矩嚴緊、　這樣的好師傅、你肯用心、還怕學問有不進益的麼、

和尚、阿彌陀佛、　大和尚在山上了麼、　大和尚昨兒下山去了、

請問你的法名、　僧人名字叫了空、　俗家怎麼稱呼、　俗家姓顧、

你這一塊地很大、並沒人作田園、豈不可惜麼、　這一塊地不中用了、土是鹹的、種甚麼都不長、

今兒個是令尊大人的千秋、我特意來拜壽預備一點兒薄禮、請您賞收、千萬別推辭、還請您帶我去見一見令尊大人致賀、不敢當、實在勞駕費心了、

嗐、這孩子實在沒出息、整天家遊手好閒、不做點兒正經事、他老子娘也不管他麼、這麼由着他的性兒鬧、多偺是個了手啊、依我說、不如把他活日兒的埋了就完了、

無論作甚麼事情、都要努力向前、不可自己哄自己、纔能勾往上巴結哪、雖是那麼說、我的差使不悞就是了、我不能像人家竟會耍馬前刀兒、溜溝子捧臭脚幹那些下賤營生、我是來不及的、

作好官的皇上一定喜歡、不會作官的、皇上必要有氣的、好歹總在乎各人、這還用說麼、人操守好、再明白公事、那一定保得住、若是才幹平常的、又愛要錢、那就快回家抱孩子去了、

如今的京官大人們都好、也都有本事、認眞辦事、所以這些外官、也都學得好了、甚麼事都得有個榜樣兒、上行下効、在上的不要錢、在下的還敢貪贓嗎、

他來過幾回、我總沒大理他、他還涎皮賴臉的儘自來、實在是不知好歹的一塊死肉、他是個欺軟怕硬的草鷄毛、那兒算是人呢、你老

別理他、他自然的就不來了、

那個姑娘剛纔起這兒過、也不知是誰家的、長得很標緻、又穩重、明兒給我們舍親作個媒、這個姑娘眞不錯、 我認得是那邊兒張老二跟前的、若給你們令親說、倒也配得過、

這個孩子有出息兒、又能熬夜、又能作活、有耐心煩兒、靠得住、怎麼不叫人疼呢、 你是那麼說、我瞧他很懶、一黑就睡、俗語兒說的、馬尾兒穿豆腐、提不起來了、實在叫人生氣、

素日受您的栽培、我本就感激不盡、現在爲這件事、又承您抬愛、像這

麼疼我、怎麼補報您的情呢、　那兒的話呢、我這不過効點兒勞、你倒不必這麼多心、

牙沒了、甚麼都嚼不動了、燉的爛爛兒的纔好哪、別弄的那麼挺梆硬的不能吃、　我的牙比你的强、不論甚麼硬的脆的都能吃、連瓜子兒還能磕哪、

我請教你這件事應當怎麼辦、我心裡想着他若是一定不依、我就給他實端出來怎麼樣、　我告訴你、你的性子太耿直、也得隨和些兒纔好、凡事也不可太刻薄、人家旣肯認不是也就罷了、何苦老沒完呢、

這個猫怎麼總不管閒事、滿地的耗子他也不拿、明兒個不用餧他就好了、　這耗子眞閙的兇、吵的睡不着覺、東西也咬了個稀爛、這可怎麼好、

有兩個狗在那兒搭配、一個姑娘握着眼睛不肯瞧、雖然是那麼樣、可又從手縫兒裏偷着看、你說可笑不可笑、　人到了歲數兒了、春心是要動的、外面兒雖是害羞、難道他心裏就不動情嗎、這也怪不得他、

我在台階兒上站着、他抽冷子把我望後一推、幾乎沒栽了個大觔斗、

那兒有這麼促狹的呢、他再不敢和我這麼頑兒、他要招着我、我就攢足了勁兒、給他一個冷不防、叫他吃不了得兜着走、

官話指南第二卷

官商吐屬第一章

您貴姓、豈敢、賤姓王、府上在那兒住、舍下在東單牌樓總布胡同、您在那衙門行走、我是在兵部當差、您到舍下來是有甚麼事情麼、是、我來是和您打聽一件事情、是我聽見說您這西院裡那處房要出租、是眞的麼、不錯、是眞的、怎麼您要租麼、是、我打算要租、您來遲了、那個房子我已經租出去了、您租給誰了、我租給我們一個親戚了、那就是了、那麼您別處還有房麼、我別處沒房了、我有個朋友他有一處房要出租、在甚麼地方、在這北邊兒安福胡同、有多少間房子、有三十多間房子、三十多間房子太多、我住不了那麼些個、您若是住不了那麼些間、您可以都租下、除了

您自己住多少間、下剩多少間、您可以轉租給別人住、　那麽我就是包租了、　不錯、您包租、　我包租、我又怕一時租不出去、我每月得如數給房東房錢、　我想那層倒沒甚麽可慮的、𨜶下房子往外租着很容易、　那麽我租妥之後、除了我住多少間、下餘多少間、還要求您替我招租、　那好辦、趕您租妥之後、您可以告訴我說、您是勻出多少間來出租、我可以替您找住房的、　那麽着很好了、可是、您知道一月是多少房錢麽、　我那個朋友告訴過我、每月是七十吊錢的房錢、　七十吊錢的房錢太多、　您聽着這房錢彷彿是太多、您不知道那房子可是頂好、院子又大、地勢又好、離大街也近、買東西也很方便、　那麽我租那房子、還有茶錢麽、　那茶錢自然自有的、　怎麽我起您手裡租房、還得給茶錢呢、　雖然您是起我手裡租房、沒有別的中人、到底

這茶錢您也是得給我告訴明白您納您給的這茶錢並不是我落也不是我那個朋友得、是給我的那個朋友的底下人們大家分的、那麼是幾分兒茶錢呢、就是一茶一房、那就是了、那麼我還得有鋪保罷、鋪保自然是得有的、您找得出鋪保來麼、是我找得出鋪保來、您都是有甚麼鋪保、要甚麼鋪保有甚麼鋪保、那就行了、您打算多喒瞧那房子去、我打算過一兩天我來同您看看去、那麼偺們一兩天準見、是一兩天準見、

第二章

您貴姓、豈敢賤姓李、未領教您納、我賤姓趙、貴處是甚麼地方、敝處張家口、到京來有甚麼貴幹、我是賣貨來了、您販來的是甚麼貨物、我販來的是皮貨、您在那兒住着了、我在城外頭

店裡住着了、　在那個店裏住着了、　在西河沿大成店裏住着了、今年皮貨的行情怎麼樣、　今皮年貨的行情還算是平和、　我聽見說、前幾年皮貨的行情很大、　不錯、前幾年皮貨的行市大的很了、是怎麼個緣故呢、　總是因爲貨短的緣故、　您現在帶來的貨都賣完了麼、　還沒都賣完了、　您賣完了皮貨、是帶回銀子去呀、還是販貨回去呢、　是販貨回去、　都是販回甚麼貨物去呢、　竟是洋廣雜貨、　您在張家口是有鋪子麼、　是有鋪子、　寶字號、　小號益泰、您向來往回裏帶貨、都是買誰家的貨呀、　那也倒不一定、誰家的貨合式、我就買誰家的、　既是這麼着、我現在有個朋友、他在哈達門外頭新開了個洋廣雜貨棧、他都是自己起廣東置來的貨、價値比別的棧裏全便宜、您後來買甚麼貨、可以到他那棧裏買去、　令友那個棧

房寶字號是甚麼、　字號是德發、　那麼底下、我到那棧裏買貨去、我提您就得了、　是等底下我也可以同您去一盪、　那更好了、我請問您納、您當初也做過買賣麼、　是做過買賣、　您都是做過甚麼買賣、　我開過藥棧、　是在城外頭麼、　不錯、是在城外頭、　現在那個藥棧還開着了麼、　沒有、關了有七八年了、　那麼您現在有甚麼貫幹呢、　我現在是行醫、　您行醫是竟瞧門脈呀、是還出馬呢、　早起瞧門脈、晌午出馬、　您行醫總比做買賣强啊、　也倒沒甚麼別的强的、不過是不像做買賣那麼累心就是了、　您府上在那兒住、　舍下是在東四牌樓報房胡同住、　等改天我到府上望看您去、　豈敢、我過兩天還要到店裏望看您去哪、　不敢當、您沒事的時候、可以到店裏去偺們談一談、　是那麼偺們改天見、

第三章

老弟是起家裏來麽、　喳、是起家裡來、　老弟還沒定規日子起身哪、　也就是這三五天就起身了、今兒個是特意來見兄台辭行、　這實在多禮了、老弟這邊是連家眷都去麽、　可不是麽、打算連家眷都去、　是和人搭幫走啊、還是自己單走呢、　是和人搭幫走、　搭幫走的那位、也是作官的麽、　是作官的、他是新捐的通判、到外頭候補去、　像您這到省之後、就可以上任去罷、　是、到省之後、大概就可以上任去了、　您補的這個缺、是煩缺麽、　不是煩缺、是簡缺、　現在署您這個缺的那位姓甚麽、　是一位姓周的、　是補過實缺的麽、　也是新近纔補的缺、這等我到任之後、他就交卸上新任去了、　那麽老弟這幾天總在家罷、　是這兩天總在家、　我這兩天還要到府上給老弟

送行去哪、　不敢當、我也要回去了、　您回去了、到家裏都替我請安問好罷、　是回去都替您說、

第四章

回稟老爺、李老爺給您拜年來了、　你去請進來、讓到書房裏坐、　兄台新喜了、　老弟新喜了、　兄台請上、我給您拜年、　不敢當、一說就是了、　老弟請坐喝茶、　兄台請坐、　老弟今兒個是頭一天出來麼、　我是起昨天出來的、　得拜幾天哪、　也不過五六天就拜完了、　打算多喒到省裏去呀、　我打算初八進省、　得多喒回來、　得過了節回來罷、　老弟起頭年封了印、總沒到衙門去罷、　封了印之後還去了兩盪、辦了幾件零碎的事情、　趕開了印之後、就該忙了罷、　可不是麼、趕開了印之後、就所沒甚麼閒工夫了、　是、老弟請再喝盃茶

罷、不喝了、我該走了、　忙甚麼了、天還早哪、　是因爲該去的家數多、去晚了不像事、　那麼勞老弟的駕、到家裏先替我請安道新喜罷、　是、回去都替您說、

第五章

老兄我昨兒個聽見說您現在升任太守了、所以我今兒個特意給您道喜來了、　不敢當、實在勞駕得很了、　老兄大概得多喒上新任去呀、　還不能預定了、總得等上司派委員來接署、纔能交卸了、　您交卸之後、是就上新任去呀、是還得先進省裏去呢、　是先得到省裏去、　請問老兄貴科分、　我是辛酉科的舉人、　會試是那科呢、　會試是壬戌科、　原來老兄是連捷、實在是才高得很了、　承過獎了、不過是一時的僥倖就是了、　老兄太謙了、請問老兄都是榮任過甚麼地

方、我是做過一任上元縣知縣、後來俸滿、蒙前任撫台保升今職、數年以來、寸功未立、實在慚愧得很了、　那兒的話呢、老兄如此大才、無怪上游器重、況且又愛民如子、如今升任太守、實在是彼處百姓之福也、　不敢當、不敢當、　那麼等老兄行期有日、我再過來送行就是了、　那實在當不起、這就勞駕得很了、等改天我再到貴衙門謝步去、　豈敢、豈敢、

第六章

老弟我聽見說、前幾天晚上有幾個人、到東街上一個銀號裏搶去了、是有這麼件事麼、　不是搶銀號去了、是和銀號打架來着、　是爲甚麼打架呀、　是因爲有一個無賴子、撿了一張銀票、到銀號裏取銀子去了、銀號裏人說、這是一張失票、已經有人掛了失票了、你等一等、我

們把那個丟銀票的那個人找來、你們倆人當面一說、他也不能白了你、總得謝和你幾兩銀子、那個無賴子不答應、說是這張銀票是我各人的、我就知道拿銀票來取銀子、你們說是別人丟的銀票、那都不與我相干、我通不管那些個、你們就是給我銀子沒別的話、銀號裏不肯給他銀子、這麼着、他要把那張原銀票拿回去、銀號裏把那張銀票也扣下了、不肯給他、這麼着他就走了、趕到晚上那個無賴子、又約了四個無賴子、到銀號裏打架去了、趕他們到了銀號、就這麼一罵、把櫃上的一個夥計、他揪出來給打了、把攔櫃上擱着的算盤也給摔了、這個工夫兒汛官聽見說了、當是搶銀號的了、就帶兵去把他們五個人都拿了去了、送了縣了、後來查明白了、他們是打架的、就把他們五個人都枷號在東街上了、半個月之後纔能放他們了、

第七章

院子裏坐着的那個拿着包袱的人、是幹甚麼的、　他是個賣琺藍的、　你認得他麼、　我不認得他、　你不認得他、怎麼知道他是賣琺藍的呢、　我剛纔問他來着、他說他琺是藍作的人、　那麼他那包袱裏包着的、就是藍貨麼、　大概就是罷、　那麼你出去把他叫進來、　掌櫃的你進來罷、　你是賣琺藍的麼、　是、　你這包袱裏包着的、是甚麼藍貨呀、　這是一對琺藍瓶、　你打開包袱我看看、　您看、這對瓶好不好、　這對瓶太大、有比這對小一點兒的沒有了、　我們局子裏、有一對比這個小的、是作樣子的、不是賣的、您要買多大尺寸的、那都可以定燒、　我白問一問、像這對瓶得多少塊錢、　這對瓶、得一百多塊錢、　你們有甚麼小物件沒有、　您問的是甚麼小物件哪、　就像

甚麼小筆桶、小印色盒子、小爉燈、這些個小物件、您說的這幾樣兒小物件、現在做着了、還沒燒得了、那麼得多喒就燒得了、過個四五天就可以燒得了、等這小物件燒得了、你可以拿幾樣兒來、再把你們局子裏那對瓶樣子、拿來我瞧瞧、若是合式、我可以照樣兒定燒一對、是、我過幾天給您拿來罷、你們局子在甚麼地方、我們局子在後門大街、寶字號、小號廣成、你們先頭裏也來這公館裏賣過東西麼、我們先頭裏沒來這公館裏賣過東西、這對瓶、我嫌他太大、你可以拿回去罷、是、我失陪了您納、你回去了、

第八章

你們老爺在家裏了麼、是、在家裏了、你進去告訴你們老爺、就提我在後門住姓徐、來見你們老爺有話說、是、我們老爺請您進來、

到書房裏坐、　老弟久違、　彼此、彼此、　這一向倒好啊、　好啊您納、您倒好、　托福、托福、　老弟偺們這一向沒見、是上甚麼地方去了麼、可不是麼、我是出了邊外　上甚麼地方去了、　出口收租子去了、是了、　大哥、我今兒個特意來、和您商量一件事、　是甚麼事情、我有個朋友、他在京西住家、他有幾頃地、有一處果木園子、一處菜園子、因爲他現在等錢用、託我把他這地畝園子、給他典出去、所以我來問問您納、若是您願意典過來、我可以給您辦辦、　這個地畝現在是他自己種着哪、還是有佃戶種着呢、　是他自己種着了、　他打算典多少銀子呢、　他打算要典一千兩銀子、　他若是打算典一千兩銀子、我怕是凑不出那麼些個來、　那麼您可以凑得出多少來呢、　若凑個六七百兩銀子還可以行、　那層您等我回去、和他商量去罷、

可是他打算典多少年呢、　這層我也問他來着、他說是不用寫典多少年、就寫錢到回贖就得了、　不寫典多少年、總不大妥當、因爲這幾年、我若是放下外任來、我就得用這個銀子、所以總還是說明白了典幾年纔好哪、　是、那我還可以和他商量您約摸您大概還得幾年、可以放下外任來呀、　我約摸着還得過個五六年罷、　我想和他商量寫五六年、他也沒甚麼不願意的、　還有那地契、您都看見了麼、　我都看見了、　是幾張紅契、幾張白契、　兩張紅契、兩張白契、　那麼您就回去、和他商量去罷、他若是願意就這銀數兒辦、願意寫五六年、偺們就辦、　趕這事定妥的時候、您還得先照回地去哪、　那層是這麼着、您若是肯出切實的保、保這事決不錯的、那我就不必先照地去了、　這事是決不錯的、那我可以落切實的保、　既是這麼着、那我就憑

您一句話了、趕偺們把事情都辦完了之後、我再同他到地裏看一看去就得了、

第九章

回禀老爺、大恒布鋪的徐掌櫃的來了、說是要見您有話說、　你出去請進來、讓在客廳裏坐、　是、我們老爺請您到客廳裏坐哪、　徐掌櫃的、您怎麼這麼閒在呀、　我是來找您說句話、　是您請坐、　您坐下、您這幾天沒出門麼、　沒有、因爲我這幾天、有點兒不舒坦、所以沒出去、　現在倒大好了、　是大好了、　我來找您、是和您借一項銀子、是用多少呢、　總得五百兩銀子、　是又買着甚麼俏貨了麼、　不是、是因爲我倒過一個鋪子來、　倒過一個甚麼鋪子來呀、　倒過一個錢鋪來、　是幾間門面、　兩間門面、　在甚麼地方兒、　在偺們這城

外頭八寶街路西裡、　原先是誰的鋪子、　原先是一個南邊人的鋪子、　怎麼是關了之後、纔倒的麼、　沒關、是因爲那鋪子的東家、是候選知縣、新近選上了、他得出去作官去、他又沒有弟兄本家可以照應買賣、所以得倒出去、　您是多少銀子倒過來的、　一千銀的倒價、連傢俱都在其內麼　是連傢俱一包在內、　倒價都給完了麼、　是都給完了、　那麼您現在就是用銀子作買賣了、　不錯、我手裏現在還有五百兩銀子、不彀週轉的還得有五百兩銀子纔行哪、　是、我可以借給您五百兩銀子就是了、　費心、費心、您可以作項怎麼個利息、　這是甚麼話呢、偺們這樣兒的交情您用這點兒銀子、還提甚麼利錢哪、您若是給利錢我就不借了、　是了、那麼我從命了、　豈敢、那個錢鋪原來是甚麼字號、　原字號是德合、　您倒過來還改字號麼、

是改字號、　打算改甚麼字號呢、　打算改裕成字號、您想好不好、這個字號很好、這錢行的買賣您也通達麼、　那錢行的買賣我不通行、我們舍姪學的是錢行、我打算把他安置在那鋪子裏了事、　這倒很妥當、打算多喒開市呀、　總得下月初間纔能開市哪、　等開市、我過去給您道喜去、　不敢當、我也要回去了、　您忙甚麼了、再坐一坐兒罷、　不咖了、我鋪子裏還有事哪、　那項銀子明天晚上我給您送到鋪子裏去罷、　就是、就是、　您回去了、　您請進去罷、

第十章

回稟老爺、劉木匠來了要見您、　叫他進來、　劉師傅、我們老爺叫你進去哪、　老爺您好啊、　好啊、您好啊、　好啊您納、　怎麼這程子我總沒見你呀、　我是回了一盪家、　幹甚麼回家去了、　回家收莊稼

去了、　今年你們那兒年頭兒怎麼樣、　彀八成年紀呀、　你種着有多少畝地呀、　我種着有一頃多地、　今年打了有多少石糧食啊、　今年打了有一百石糧食、　你這回來應着甚麼活了沒有、　還沒應着活了、我今兒來見您、是因爲有一處活我要應、就是沒有薦主我打算求您給我舉薦舉薦、　你要應那兒的活呀、　西城江老爺那兒、不是要蓋房了麼、我打算要應那個活、　我聽見說江老爺找了好幾個人看過了、可不知道有人應妥了沒有、　不錯、我聽見說有三個人看過了、有倆要了八千兩銀子、有一個要了七千五百兩銀子、江老爺都不願意、所以都還沒定規了、　那麼若是你包那個活、自然總比別人便宜點兒啊、　那是自然的、我若是包那個活、不但比別人便宜幾百兩銀子、工程準還要堅固、一點兒也不能含糊、　我給你說說那倒容

易可有一層、我聽見說、江老爺的意思、打算說定規了之後、立合同的時候、先給一半兒銀子、下剩那一半兒銀子、總得等完了活纔能給呢、你可以先墊辦的起麽、　是、我也知道是先領一半兒銀子、我也打算了打算、可以墊辦的了、因爲我有個朋友、開着個甎瓦窰、用多少甎瓦、他都可以供、不用給現錢、趕完了活再給錢、很可以行、還有我的個小舅子、現在開着個木廠子、他存着的木料很多、我可以隨便用、也不用先給錢、我領這一半兒銀子、不過是預備着買石頭、買灰、開發大家的工錢、算了一算、也不差甚麽彀了、　既是這麽樣、很好了、趕明天我就見江老爺去、給你說說、　那麽費老爺的心罷、我多喈來聽老爺的信哪、　你後兒來聽信罷、　是了、那麽我回去了、　你回去了、

第十一章

老弟是甚麽時候來的、　我先來過一盪了、聽說是您沒在家、這麽着我又上別處去了、這剛纔我回來、聽他們說您還沒回來了、所以我在這兒竟等着您回來哪、　那麽叫老弟受等、　好說您納、您是上那兒去了一盪、　我是出城去、到莊稼地裏看了看、　現在的莊稼所都長起來了罷、　是、都長起來了、　那麽今年秋收有望了、　按着脚下看、今年準可以豐收的、　您到莊稼地裏、看見他們種地的做活了麽、是、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在地裏鋤地了、趕晌午的時候、他們就都回去吃晌飯去了、這麽着我就找了一棵大樹、在樹底下涼快了半天、瞧了會子放牛放羊的、趕涼快彀了、我這纔蹓達着回來了、　您倒眞是會高樂的、　甚麽會高樂呀、不過是在家裏坐着也是悶得慌、睡晌覺起來、也是不舒服、莫若出去蹓達蹓達倒好、　您這倒也是養身之法、

那兒是話呢、老弟今兒到舍下來、是有甚麽話說麽、　大哥、我來是有件爲難的事、要求您替我辦辦、　是甚麽事情、　是因爲我兄弟現在忽然要分家、　你們弟兄們、素日不是很和睦麽、怎麽他忽然想起要分家來呢、　我也不知道是甚麽緣故、我想他大概是受了人的挑唆了、所以纔要和我分家、　莫非偺們這些親友裏頭、誰還能離間你們弟兄麽、　偺們這些親友裏頭、自然誰也不能挑唆他分家呀、我知道、他近來交了幾個新朋友、都不是很好的人、我想必是他們挑唆的、那麽您來找我、打算是怎麽個辦法呢、　我來是因爲我兄弟素日和您對勁、我打算求您這幾天、把他找到您家裏來、勸勸他、總是能叫他不分家纔好哪、　我把他找來勸勸他、那倒沒甚麽不行的、可有一層、我們倆平常雖然對勁、無奈令弟的那個左皮氣、我也不敢保他準聽

我的話、儻或他不聽勸、又該當怎麼辦呢、　他若實在不聽勸、那沒法子、只可由着他分家就是了、　若是他一定要分家、您打算是怎麼個分法呢、　我們的房產、是兩處住房、兩處鋪面房、西城那處住房、和城外頭那處鋪面房、那兩處的房契全都在外頭押着了、現在就是我們住着的這處房、和我們鋪子那個房子、這兩處的房契沒押、我可以分給他這兩處房產就是了、其餘我們家裏的傢俱東西、他愛甚麼都可以拿了去、我決沒甚麼不願意的、　您這麼辦、是公道極了、親友們決不能有甚麼議論您的了、

第十二章

老兄怎麼這程子、我總沒見您哪、　我回家收莊稼去了、　今年收成的、怎麼樣啊、　今年收成的、還算好啊　您種着有多少地呀、　我的

地不多、纔一頃多地、　今年您打了有多少石糧食啊、　打了有一百多石糧食、　那麼今年您打的糧食、比去年多、　是、去年纔打了六十石糧食、今年比去年、多打着有四十多石糧食了、　您去了日子不少了罷、　可不是麼、我去了有倆多月了、　怎麼您這盪回家、去了這麼些日子呢、　我是和人打了一塲官司、又賣了一回地、　您是和誰打官司來着、　是和我們一個地隣打官司來着、　是爲甚麼事情、　是因爲我有十幾畝窪地、每年夏天一下大雨就淹了、所以這幾年、我也沒種、竟荒着了、我那個地、緊挨着一個姓于的地畝、這幾年我不是沒種那個地麼、可就叫那個姓于的、零碎佔了有幾畝地去、我常在外頭、所以也不知道這個事、趕我這盪回去、聽見我們長工說、我就親自到地裏去一查、可不是叫他佔了我的地去了麼、這麼着我就找那個姓

于的去、問他這件事、他一定不認、我可就到衙門去、把他告下來了、趕知縣查明白了、就叫他把佔去我的地、都給我退出來了、這麼着我就都把他賣出去了、是了、像您每年打的這個糧食、都是留着自己吃啊、還是賣呢、不是都留着自己吃、我們家裏也就是留個三四十石糧食、下賸的都就賣了、您的糧食、都是賣在甚麼地方啊、離我們住的那個地方有幾里地、有個大鎭店、每五天一集、我們都是拿牲口馱上糧食、到那個鎭店上賣去、到了鎭店上、是賣給糧食店哪、還是賣給客人呢、都是賣給客人的時候多、是您自己賣給客人麼、不是、都是經紀給賣、那經紀都是奉官的麼、是奉官的、他們都得有官給的牙帖、纔能當經紀了、賣糧食用的斛斗、那也都是官定的麼、是、那都是官定的、那麼那經紀掙的、都是甚麼錢呢、那經紀

就是得用錢、那糧食的行情是經紀定麼、不是經紀定、是誰定呢、沒人定、大概是這麼着、若是這天糧食來的多、自然行市往下落、若是這天糧食來的少、自然行市往上長、這是一定的理、並不是有人先定出一個行市來、是了、您這麼說、我就明白了、

第十三章

老弟、我來是問你一件事情、您是問甚麼事情、你西山裏、不是有一處果木園子麼、不錯、是有一處果木園子、是多少畝地的園子啊、五十多畝地的園子、每年你那園子是自己收果子賣呀、還是把樹包給別人呢、前些年、我都是自己收果子賣、這幾年、我可是把樹包給別人、你都是包給誰呢、我都是包給海淀順義雜貨鋪、我今兒個來見你、是因爲我有個相好的、他現時在西城開了一個乾

果子舖、他再三的求我、給他辦這包果子的事情、我知道你有果木園子、所以我來問問你、若是你願意過年把樹包給他、我可以給你們拉這縴、　他若是願意包、那也沒甚麼不行的、　他還叫我問問這包果子、都是怎麼個規矩、　那麼您這個相好的、他是外行麼、　可不是麼、他本是外行、他這是頭一回作這果行的買賣、　那包果子、也沒有多規矩、就是結果子的時候、我同他到園子裏看一看、然後就商量包價是多少、趕說妥了、把銀子給了、這一年的果子、就是他的了、　趕包妥之後、還得有個看果子的了罷、　那是自然的、總得找一個人、黑下白日在園子裏看着纔行哪、　這個看園子的、是偺們給他找啊、還是他各人找呢、　那是隨他、若是他託偺們給他找、偺們就給他找、若是他願意他自己找也使得、　那看園子的人、不至于偷果子賣呀、　那是

這麼着、若我給他找的人、那自然我得下保、若是有偷果子賣的事情、有我一面承管了、 那看園子的、每月就是給他工錢、沒別的麼、 是、就是給他工錢、不過還有那搭窩棚用的席、木板、繩子、杆子、這些個東西、都是包果子的給他買、趕後來拆窩棚的時候、可也是那包果子的、把這些個東西拿回去、 那麼若是樹上掉下果子來、該當怎麼樣呢、 若是平常掉下來的果子不多、那就在地下擱着、等包果子的多喒去了、告訴他就是了、若是偶然遭大風、或是遭雹子、掉下來的果子太多了、那個看園子的、應當趕緊的去告訴那個包果子的、叫他好去收那掉下來的果子、 是了、我回去就照着你所說的這話、告訴我那相好的、等他有甚麼話、我再來見你罷、 就這麼樣罷、

第十四章

劉才、喳、書房裏那架坐鐘不走了、你回頭到祥盛鐘表鋪、把許掌櫃的請來、給收拾收拾、是了、辛苦衆位、您來了、您請坐、我們老爺打發我來、請許掌櫃的到宅裏有一架坐鐘、給收拾收拾、您在那宅裏、我在富宅裏、是棉花胡同富宅麼、不錯、是棉花胡同富宅、您貴姓、我賤姓劉、未領教您納、我賤姓許、啊、您就是許掌櫃的、您照應點兒罷、彼此彼此、您那宅裏還是那位姓朱的管事麼、不是、換了人了、換了那位了、換了一位姓范的、怎樣那位姓朱的擱下了麼、可不是麼散了、是爲甚麼敢的、是因爲病散的、是得了甚麼病了、他本來是個弱身子、又吃烟、今年他忽然一忌烟、烟也沒斷成、可就得了病了、一天比一天重、後來簡直的成了癆病了、甚麼都不能幹了、這麼看他就把事情辭了、回家養病去了、是

了、可是您知道、是竟收拾鐘啊、是還收拾表呢、我們老爺就說道收拾鐘、可沒提還收拾表、到底據我想、您把收拾表的傢伙帶上、萬一收拾表了也不定、那麽偺們這就走罷、掌櫃的、您先請在書房裏坐一坐、我進裏頭告訴我們老爺去、是了、許掌櫃的、這一向好啊、好啊、當老爺倒好、好啊您納、買賣好啊、托您福、倒還好、現在打夜作了麽、是、打夜作了、現在鋪子裏幾位夥計、脚下是四個夥計、幾個徒弟、倆徒弟、都可以上案子做活了麽、有一個可以上案子做活了、那個是新來的、還不行哪、您見天也在鋪子裏做活麽、我是不能整工夫在鋪子裏做活、總是在外頭辦事的時候多、脚下您那鋪子裏、每月做多少錢的手工啊、現在每月、也就是做個四百來吊錢的手工、四百多吊錢的手工、也就算不少了、不過算

可以的就是了、到底比上從先可差多了、先頭裏、每月可以做多少錢的手工呢、早先每月總做七百吊錢的手工、敢情先頭裏、每月做這麽些個手工哪、是、那個時候、每月總有這麽些個、今兒個我請您來、給瞧瞧這架坐鐘、是怎麽個緣故不走了、我瞧瞧這個鐘、是鎍子折了、那麽得換一根新鎍子了罷、不用換新的了、我把這根鎍子、拿到鋪子去釘上、再拿回來安上就得了、那麽更好了、您請喝茶罷、您喝罷、我請問您納、像您這貴行、都是學幾年哪、我們做行、都是學六年、是還得寫個字據麽、是、得寫一張字據、這張字據、是徒弟剛一上鋪子就寫麽、不是、先得瞧一年若是徒弟好、纔寫字據哪、那麽趕他學滿了之後、是還在本鋪子裏耍手藝啊、是就上別處耍手藝去呢、那都是隨他的便、若是他還願意在本鋪子裏耍

手藝也是給他開出工錢來、按着夥計一個樣、若是他不願意在本鋪子裏要手藝願意上別處當夥計去也使得、　那就是了、還有上回我託您給買一個醒鐘、您給買了沒有、　是我在這城裏頭各鋪子裏都給您找了、沒有、新近有我們一個同行的人下天津買貨去、我已經託他到洋行裏給您找一找、若是有、他回來的時候、就給您帶來了、　那實在費心的很了、　那兒的話呢、我也該回去了、偺們改天見罷、　您回去了、累肯您納、　好說好說、

第十五章

老弟是解家裏來麽、　喳、是解家裏來、　怎麽這幾天、我沒見你呀、是幹甚麽來着、　我是出外打圍去了、　是同誰去的、　是同着我們一個街坊去的、　是上那兒打圍去了、　上東山打圍去了、　多喒回來

的、昨兒晚上回來的、打了些個甚麼野牲口來、打了些個野雞野猫、還打了個野猪、那麼你們這遢遛、打的不錯呀、不錯可是不錯、到底受的累也不輕、受了甚麼累了、我們倆人是一個人騎着一匹馬去的、趕到了離東山還有幾里地、有個鎮店、我們可就在那個鎮店上、找了個店住下了、趕第二天、我們就在店裏吃完了飯、把那兩匹馬、寄放在店裏了、我們倆、就揹着槍、趟達着上山去了、趕到了山上、我們先是竟打了些個野雞野猫、趕天有平西的時候、忽然跑來了個野猪、我們倆就拿槍一打、可就打死了、那個地方、又雇不出人來抬那個野猪、這麼着我們倆人、就把那個野猪、拉回店裏去了、趕回來的時候、我們就用一匹馬馱着野猪、我們倆人、換替着騎那一匹馬、趕到了家、就累的動不得了、您說受的這個累還輕麼、你們雖然受了些個

累、到底還打着野牲口了、我們有個親戚、前幾天打圍去了、不但沒打着甚麼、倒把他的一匹馬丟了、　怎麼打圍去、會把馬丟了呢、　他告訴我說他騎着一匹馬、上北山打圍去了、他把他的那匹馬、就拴在山底下一棵樹上了、他就槓着槍、上山找野牲口去了、他找了半天、連一個野牲口也沒找着、這麼着他就下山來了、趕到了山底下一瞧、他的那匹馬沒了、這個工夫兒天忽然下起雪來了、他就頂着雪、各處找了會子、也沒有、這個時候、天也就黑上來了、他就找了一個破廟、將就着住了一夜、趕到第二天早起、他就覺着身上很不舒服、他沒法子、就扎掙着到衙門裏去報了官、那個官把他丟馬的緣故、都問明白了、可就和他說、我這就派差到各處給你找馬去、若是這本地人偷了你的馬去、終久總找的着、若是過路的人、把你的馬偷了去了、那可就難找了、

你先回家去就是了、這麼着他就雇了一匹驢回來了、到了家病更利害了、到如今還沒好了、你瞧他這運氣有多麼背呀、

第十六章

兄台、您沒聽見說偺們那個朋友馮子園死了麼、　我沒聽見說呀、他是多喒死的、　今兒早起有人說他是昨兒晚上死的、　你知道他是甚麼病死的麼、　我聽見說、他不是好死的、　是怎麼死的、　說是吞烟死的、　他爲甚麼吞烟死了呢、　我聽見說是這麼件事、他有一個朋友、是外鄉人、去年到京裏來、有幾千兩銀子、交給他收着、那個人可就回家去了、趕到今年、那個人又上京來了、可就和他要那幾千兩銀子、子園就不認了、這麼着那個人到衙門去、就把他告下來了、趕官把子園傳到衙門去一問、子園說、並沒這麼件事、又說、若是我存着他的

銀子、必有個憑據、如今他一點兒憑據沒有、這是他訛我了、這麽着官就問那個人、有甚麽憑據沒有、那個人說、因爲相好、當初並沒立憑據、官說你既沒有憑據、竟憑口說、我不能給你辦這個事、這麽着就散了、那個人起那麽一氣、可就回家去了、到了家不多幾天、就弔死了、趕知縣去驗屍的時候、起死鬼套褲裏頭、翻出一張陰狀來、上頭寫的都是告子園的話、這麽着他聽見這個風聲不好、他一害怕、就吞烟死了、你提這件事情、我想起來了、今年春天、我恍惚聽見人說、他和人打官司來着、巧了就是爲這件事、　光景就是這件事罷、　還有一件事、你管保不知道、在偺們沒認得他之先、他已經就作過一件屈心的事了、　作過一件甚麽屈心的事、　他先頭裏、不是開過一個錢鋪麽、　不錯、他是開過一個錢鋪、　他開錢鋪的時候、有一個外省的人、和他相

好、就在他那鋪子裏借住、後來那個人得了重病了、臨死的時候、可就和他說、我那箱子裏、有一千多兩銀子、偺們倆相好一場、我死之後、所有我那銀子和東西、都求你給我寄回家裏去、他當時就都答應了、趕那個人死之後、他就變了心了、他竟把東西、給那個人寄回家去了、可就把那一千多兩銀子、昧起來了、後來那個人家裏給他來信、問他死鬼留下銀子沒有、他就寫了一封回信、告訴人家說、沒留下銀子、趕後來他忽然得了一場病、他在家裏養病的時候、他鋪子裏有一個夥計、就偷了他幾百兩銀子跑了、趕他病好了、就把買賣也收了、您這都是聽誰說的、我這都是聽有在他鋪子裏學過買賣的、一個徒弟說的、像他先頭裏、既然做過一件屈心的事了、就該當悔改纔是的、您麼後來又做這麼件屈心的事呢、到如今還是各人把各人的命要了、

你不知道、凡這宗沒良心的人、大概都是這麽着、若是一見錢、立刻就把天理報應全都忘在九霄雲外去了、他現在吞烟死了、這簡直的就是遭了報了、

第十七章

老兄剛纔那個姓馬的進來、找您是說甚麽話來着、　他說他現在要贖當、托我給他借幾十吊錢、另外還託我給他找個跟官的事情、　他託您這兩件事、您都應了麽、　是、我都應了、我這麽告訴他的、我說現在我手底下沒錢、等我上別處給你借去、若是借着了、你就使喚、若是借不着、你再另打主意就是了、至於說找事這層、等底下有跟官的事、我必給你舉薦、　依我勸您、他託的這兩件事、您都別給他管、　怎麽、您若是給他借錢、他一定不還您、　你怎麽知道他一定不還我呢、

他向來借人家的錢、都沒還過、所以我知道他如今借您的錢、將來也是一定不還您、　我想這幾十吊錢、他不至於不還我、　別說幾十吊錢、就是幾吊錢、他也是不還、況且他借這個錢、也不是眞拿去贖當、他不是拿去贖當、是拿去幹甚麼呢、　他是拿去耍去、　怎麼他還耍錢麼、　他最愛耍錢、他整天家竟在寶局上、　他家裏都是有甚麼人哪、　他母親早死了、現在就是他父親還活着了、　他沒有弟兄姐妹麼、　他沒有哥哥、也沒有兄弟、就有一個姐姐、早就出了門子了、　他還沒成家了麼、　他沒成家了、　他父親有多大年紀了、　他父親今年總有七十多了、　是個做甚麼的、　是木作的手藝、先頭裏開過一個小木廠子、後來也關了、如今是竟仗着給人家做活、掙錢來過日子、　他這個人、會幹甚麼呀、　他任甚麼都不會幹、就會花錢、　他沒

學過買賣麽、　他學過一回買賣、　他在一個藥鋪裏學過買賣、去了有一個月、掌櫃的就不要他了、　是爲甚麽不要他了、　是因爲他又饞又懶、不守鋪規、所以就不要他了、　那麽他後來、沒作別的事麽、　他後來又跟過一回官、　跟過甚麽官、　那一年、有一個外任的官、進京引見來了、住在城外頭會館裏了、有人把他舉薦了去當跟班的、那個官、見天叫他出去給買古玩玉器各樣兒的東西、他就撒開了一賺錢、倆月的工夫、他就賺了有好幾百兩銀子、後來那個官知道他這個毛病了、可就把他辭了、現在那幾百兩銀子、巧了是都花完了、所以纔來找您給借錢、依我勸您、也別給他借錢、也別給他找事、您若是給他借錢、他必不還您、若是給他找事、他必不能給您作臉、索性不管他的事倒好、　那麽據你這麽說、將來他父親死了、他

可就要遭了、　我早給他斷就了、他父親死之後、他一定抱沙鍋、　那麽他託我的那兩件事、我怎麽回復他呢、　您就告訴他、錢是借不出來、找事是沒有、就得了嗎、　這麽着、我就照您這話告訴他、免得他望了、

第十八章

李起、　喳、　你把這套書、給琉璃廠寶文堂書舖裏送了去、告訴俞掌櫃的說、叫他給配一個書套、還有這個單子、也交給他、叫他按着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每一部先拿一套、交給你帶回來我看看、　是、老爺若沒甚麽別的事、我現在就去罷、　我沒別的事、你這就去罷、　辛苦衆位、俞掌櫃的在舖子裏了麽、　是、在裏頭了、您請進來坐罷、　辛苦俞掌櫃的、　李爺、您起宅裏來麽、　是、起宅裏來、　您來是有甚麽事

麼　可不是麼、我們老爺打發我拿這套書來、叫您給配個套、這兒還有一個單子您瞧瞧、我們老爺說、叫您按着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每一部交給我拿回一套去先看看、　這個書套、我們給配一個就是了、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我們這鋪子裏就有兩部、下餘的那幾部、我還得上別處找去、　那麼您就先把鋪子所有的這兩部、交給我帶回去、下餘的那幾部、您上別處給找找去、過幾天我再上您這兒取來罷、我想您不用上這兒取來了、趕過幾天、若是我找着了、我就親自給送到宅裏去罷、　那更好了、　這兩套書、給您包好了、　那麼我失陪了、您回去了、　回老爺知道、那套書、我交給俞掌櫃的了、告訴他給配個套了、您要的那幾部書、他們那鋪子裏就有兩部、叫我先把那兩部拿了兩套來、給您看看、下餘的那幾部、俞掌櫃的得上別處找找去、趕

過幾天、他若是找着了、他親身給您送來、　是了、你先把這兩套書、擱在書槅子上去罷、　辛苦李爺、　俞掌櫃的、您纔進城麽、　可不是麽、纔進城、　您這拿來的、都是甚麽書啊、　這就是上回老爺叫我找的那幾部書、我都找着了、拿來了、　我們老爺下天津去了、　多喒走的、昨兒早起起的身、　是有官差去的麽、　不是官差、是辦自己私事去了、　得去多少日子、　連來帶去、總得十天罷、　那麽我拿來的這書、怎麽樣呢、　我們老爺留下話了、說是若是您拿了書來、就先留下罷、　那麽您瞧、這是六套書、那個原單子上開的是八部、上回您拿了兩套來、我今兒個每一部、又拿了一套來、前後共總拿八套書來、還有這個單子、也託您交給老爺、所有這幾部書的價值、都在這個單子上寫着了、　是了、還有配套的那套書、您給配得了沒有、　配得了、我今兒

個忘了帶來了、等底下我再來的時候、給帶來罷、那就是了、您想我可以多喒來好呢、我算計着、我們老爺總得月底纔能回來了、這麽着罷、趕我們老爺回來的時候、我出城請您去罷、那倒不用勞動您納、我月底月初、還有别的事進城來了、我可以順便到這兒來、打聽打聽就得了、那麽也好、那麽我失陪了、您回去了、偺們過幾天見、

第十九章

老兄、怎麽我來找您好幾盪、您都沒在家、您是忙甚麽了、我是給人說合事情了、您是給人說合甚麽事情來着、告訴得我、告訴不得、沒甚麽告訴不得的、是我們舍親認得的一個朋友、和人打了官司了、我們親戚託我出去、給他們說合說合、是爲銀錢帳目的事情麽、

不是銀錢帳目、是爲買貨的事、　爲買貨、怎麼會打了官司了呢、　是這麼件事、我們這個親戚、認得的這個朋友姓沈、他是在保定府開着個大洋貨鋪、字號是信義、他今年夏天到這兒來的、就住在這東關外頭福盛店裏了、在偺們這大東街、泰和洋貨棧裏、批了六十包洋布、批單上寫明白的、是倆月交貨、趕到上月就到了日子了、沈掌櫃的就到泰和棧去問貨到了沒有、他們說、還沒到了、這麼着沈掌櫃的又等了些日子、又去打聽、貨還沒來了、趕到前幾天、沈掌櫃的到西街棧房裏、有別的事情去了、聽見說新近有一個客人、買妥了泰和棧裏的六十包洋布、是起一個姓王的經紀手裏買的、聽那個客人買的那個價値、比沈掌櫃的原定的價値貴、銀子可還沒兌了、貨也還沒起哪、沈掌櫃的一想、這一定是他定的那六十包洋布、泰和棧如今是貪多賺錢、又

轉賣給別人了、心裏可就氣的了不得、這麽着他這天晚上、就到泰和棧裏問這件事情去了、泰和棧不認、說是沒這麽件事、後來沈掌櫃的指出那個王經紀來了、泰和棧沒法子、可就認了、就是下月還有六十包洋布來哪、叫沈掌櫃的等那六十包洋布來、沈掌櫃的不等、說是就要這現在有的那六十包洋布、泰和棧不肯給、說是若實在不能等那六十包洋布、只可把原給的定銀退回去、把批單一燒、就算沒這麽件事了、沈掌櫃的不答應、說是竟退定銀不行、還得包賠賺利纔行哪、泰和棧一定不肯認包賠賺利、這麽着沈掌櫃的就寫了一張呈詞、粘連那張批單、在縣裏就把泰和棧告下來了、前兒個知縣過堂、把他們兩造大概問了一問、就吩咐叫他們下去、找人先說合、若是說合不了、再補一張呈詞再問就是了、這麽着我們親戚找我幫着他出去、給他們

說合、昨天晚上、算是纔給他們都說合完了、　您怎麼給他們說合完了的呢、　我們給他們這麼說合的、還是叫泰和棧、先把這現在有的那六十包洋布、給沈掌櫃的、叫他們和那個客人說、等下月那六十包洋布到了、再給那個客人就是了、這麼着大家都答應了、昨兒個晚上、把貨也起了去了、銀子也兌了、就等明兒個沈掌櫃的在縣裏遞一張和息呈詞就結了、

第二十章

兄台、您這是解舖子來麼、　不是、我是到天盛當舖封貨去了纔回來、　您用過飯了麼、　我吃過了、　您若是沒吃飯、我可以叫廚子、給您快預備飯、　我眞吃了、我是同着一位相好的、在外頭吃的、　那就是了、今兒個天盛當舖貨多不多、　古玩玉器少、衣服銅錫器多、　您都

是封了些個甚麼貨、　我就封了倆表、沒封別的、　我看封貨得便宜的少、總是上檔的多、　那也是碰運氣、若是走紅運的人、他去封貨、就許遇見俏貨、趕他封了、當鋪就賣漏給他了、他就可以賺了好錢了、若是走背運的人、他一封貨就打眼、當鋪本就當打了眼了、他又封打了眼了、不但不能賺錢、倒還得賠出好些個錢去、　您說的這話實在不錯、我們這鋪子、前幾年封了好幾回貨、沒一回不賠錢的、所以現在不論那個當鋪請、我們決不去封貨了、　我告訴你、去年有一個封貨得了便宜的、這個人是我們一個遠親、去年十月裏、西城恒順當鋪請他去封貨、他封了一個銅表、四兩銀子、當鋪就賣給他了、趕他拿回家去一細瞧、敢情是個金表、後來他拾掇好了、賣了四十多兩、賺了有十倍利、這就是遇見俏貨、得了便宜了、

第二十一章

大哥剛纔我到棧裏找您去了、夥計們說您上西街去了、所以我迎著頭找您來了、可巧就遇見了您、您作甚麽這麽早上西街去了、　今兒早起火輪船到了、我們棧裏給一個客人雇小車子運行李來着、推小車子的、給客人運錯了兩隻箱子、客人不答應了、夥計們沒了主意了、打發人到家裏找我去了、我纔起來、聽見這個事情、我就趕緊的洗了臉、到棧裏見了客人一問、那個客人說他姓陳、是福建人、在江蘇作官、如今是要上京去、今兒早起火輪船到了、他就下船、住在我們棧裏了、他就叫我們夥計給他雇了倆小車子、叫他一個跟人帶着、到船上去、把行李起下來、趕把行李運到棧裏來了、他一瞧、他短了兩隻紅皮箱、這裏頭又有兩隻白皮箱不是他的、那白皮箱上寫着徐子芹三個字、他

就問他那倆底下人、怎麼會運錯了兩隻箱子呢、那倆跟人說、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倆人在船上歸着零碎東西來着、是那倆推小車子的、自己上船、把箱子搬下來的、所以纔搬錯了、這麼着那個客人、就告訴我們棧裏的夥計、叫那倆推小車子的、快去把他那倆紅皮箱給找回來、那倆推小車子的去找了半天、也沒找着、客人是所不答應、要定了箱子了、夥計們也都着了忙了、就趕緊的打發人找我去了、　您給那個客人、找回那兩隻箱子來了麼、　是、我已經找着那位姓徐的客人了、姓陳的那兩隻紅皮箱、是在他那兒了、我現在回棧裏去先雇一個小車子、把姓徐的那倆白皮箱、給他推了去、把那倆紅皮箱就換回來了、　您怎麼找着那位姓徐的客人了、　我先在偺們那條街上、各棧裏都問了、並麼有姓徐的客人、這麼着我就到了西街、挨着各棧一問、趕

問到永利棧了、他們說是有一位姓徐的客人、是剛纔到的、這麼着我就進那個客人的屋裏去了、一問他的號、他說是叫子芹、我就把運錯了箱子的事情、告訴他說了、他說我的行李是纔運來的、還沒查點了、等我現在一查點就知道了、趕他一查點、可就說是錯了兩隻箱子、我這兒短了兩隻白皮箱、多出兩隻紅皮箱來、我一聽這話對了、這麼着我就和他說、回頭我就打發小車子、把您那兩隻箱子送來、您把這兩隻紅箱子、就交給他們帶回去就得了、這麼着我就回來了、你這麼早忙着找我、是有甚麼要緊的事情麼、　因爲我們今兒個有點兒緊用項、找您摘給我們幾百塊錢用、　有、你跟我到棧裏取去罷、

第二十二章

老弟、我聽見說、你們那位令親王子泉被叅了、是眞的麼、　不錯、是眞

的、　你知道是爲甚麼事被的絫、　我起去年就聽見說他要被絫、我還不很信、如今果然眞被絫了、前幾天我見了子泉他哥哥、據他說是因爲兩案事壞的官、一案是前年秋天、縣城裏頭有一個錢舖被刦、搶了有幾百兩銀子贓去、他連一個賊也沒拿着、那個時候撫台就出了絫了、把他的頂戴摘了、給他幾個月的限、還留在任上、叫他趕緊的拿賊、趕到滿了限了、還是一個賊也沒拿着、這麼着他又展了好幾回限、直展到去年冬天、那一夥子賊、始終也沒拿着、偏巧今年春天、縣城裏頭有一個人、半夜裏進了一個人家兒裏去、殺死了倆人、兇手逃跑了、又添上了這麼一件棄兒逃走的案、這麼着撫台就把他絫革了、　那麼他現在已經離了任了麼、　是、已經離了任了、在省裏住着了、　他宦囊怎麼樣、　他有甚麼宦囊啊、他現在是兩袖淸風、　他旣是宦囊

羞澁、何必還在省裏住着呢、　他倒願意回來哪、就是一時回不來、怎麽回不來呢、是沒有盤費麽、　倒不是沒有盤費、是因爲他革職之後、撫台派委員到他衙門盤查倉庫去了、查出他虧短有四千多兩銀子的錢糧、委員問他怎麽會虧短了這麽些個錢糧呢、他認了是他挪用了、這麽着那個委員、就禀報撫台了、撫台就派員把他寓所裏的東西都封了、把王子泉調到省裏去、給他倆月的限、叫他把虧短國家的這個錢糧、都交還上、若是過了限期不交還、就要請旨、抄他京裏的家了、這麽着他急了、就寫了一封信、打發了他一個家人、到京裏來見他哥哥、叫他哥哥不論怎麽想法子、趕緊的給他湊五千兩銀子、交給這個家人給他帶回去、他哥哥見着這封信、着急的了不得、找我去了、託我把他城外頭那處鋪面房給他賣了、這麽着我就趕緊的給他賣、

還算好、賣了五千兩銀子、前兒個他哥哥交給來的那個家人、給他帶了去了、　那麼他若是把虧短的錢糧、如數都交還上、他寓所裏封着的那個東西、怎麼樣呢、　趕他把這銀子交還之後、上司自然派官、到他寓所裏去啟封、就把東西照舊還給他了、那他也就可以回來了、

第二十三章

大哥、我問您一件事、令友錢輔臣那個當鋪、現在止當候贖了、是爲甚麼呀、　那個買賣不行了、快收了、　怎麼聽說那個買賣不是很好麼、怎麼會不行了呢、　你止知其外、不知其內、當初他開那個當鋪、並不是都是他自己的銀子、他有一個親戚、是個作官的、有一萬多兩銀子、白借給他使喚、不要利錢、他自己不過有幾千兩銀子、就這麼把那個當鋪開了、這幾年買賣倒很好、賺的錢也不少、趕到前年、他那個親戚

放下知府來了、可就把那一萬多兩銀子、要回去了、雖然撤出那一萬多兩銀子去、他那個買賣還可以支持得住、忽然他無故的想做洋藥的買賣、起初還不過買個一兩箱子洋藥賣、偏巧賺了錢了、膽子可就壯了、這麼着又買了七八箱子洋藥賣了、又賺了錢了、所以膽子更大了、趕到了去年快封河的時候、有一個廣棧裏來了一百箱子烟土、他聽見說沒有別的火輪船來了、他一想、他若是把那一百箱子烟土買下、留着冬天賣、必賺好錢、這麼着他就到了那個廣棧裏、和那個廣棧的掌櫃的一商量、願意把那一百箱子烟土都留下、倆月之後付銀子、那個廣東人也答應了、趕他買妥了、過了有兩三天、忽然又來了一隻火輪船、裝了有五六百箱子烟土來、這個行市就直往下這麼一掉、他沒法子了、就趕緊的都賣出去了、賠了有好幾千兩銀子、可就把那個

當鋪也拉躺下了、這都是他放着穩當買賣不做、妄想發財、所以纔壞了事了、 大哥您看、獨做那洋藥買賣的、總沒有長久富貴的、就是有起這上頭發了財的、也不過是眼前歡、不多幾年、自然的就敗了、 那是一定的理、那本是損人利己的買賣、怎麼能長享富貴呢、 我們本鄉有一個恒原土局子、買賣很大、四遠馳名、那個東家姓郝、都是自己下天津、起洋行裏買貨、一回總買幾百箱子的貨、鋪子裏總有幾十個夥計、這些年所發了財了、家裏蓋的房子很多、上下有百數多號人、騾馬成羣、這麼樣兒的財主、趕到去年、會一敗塗地了、我先還不知道是怎麼敗的這麼快、趕後來我細一打聽、纔知道敢情是這幾年買賣發了財了、東家所不上鋪子了、竟在家裏納福、也老沒算大帳、鋪子裏那些個夥計們見天黑下往外偷烟土、東家是一概不知道、趕到去年、還

是姓郝的有倆朋友、知道他鋪子裏有了毛病了、可就叫他上鋪子算帳盤貨去、這麼着他纔到了鋪子裏一算帳、虧空有好幾萬兩銀子、又一盤貨、剩了不過有幾箱子土了、他就問夥計們、帳怎麼虧空的、貨怎麼短的、那些個夥計們都說不知道、這麼着他没法子了、就把房子牲口都賣了、算是把該洋行的銀子都歸上了、然後把鋪子也關了、他起那麼一口氣、得了一場病就死了、家裏底下人們也都散了、就剩了他們本家的人了、脚下是吃一頓挨一頓、這麼樣兒的苦法、您瞧、這都是賣洋藥的收場、

第二十四章

老弟、你是多咱回來的、　我是新近回來的、　你這是解江西回來麼、不是、我是起江蘇回來、　你當初不是上江西去了麼、怎麼如今是

解江蘇回來呢、 我是原本上江西去了、後來又到蘇州去了、 你這幾年在外頭事情怎麼樣、 在江西那幾年事情倒很好、就起到了蘇州之後、事情就所不順了、 你旣在江西很好、作甚麼又到蘇州去呢、 因爲我們那位舊居停去年調任雲南了、打算要邀我一同去、我是嫌路太遠、不願意去、打算要回京來、他勸我不叫我回來、他說他有一位同年的、在蘇州是候補道姓和、他要把我舉薦到那兒去辦書啓、我也願意去、這麼着他就寫了一封薦信、打發我到蘇州去了、趕我到了蘇州、纔知道和公那兒、還有兩位師爺了、那倆人都是浙江人、見我去了、都很欺生、我是諸事掣肘、他們倆人若是打起鄉談來、我是連一句也不懂得、若是偶然我問他們一件事、他們都和我粧不知道、不肯告訴我、就連出去走走逛逛、他們倆都擠着我、我看他們那光景、是過於

啖羣、我一想、我們若是再往下混、可就要生分了、這麼着我就辭了館回來了、　那位和公待你怎麼樣、　那位和公待我、倒還罷了、得、就是這回我辭館的時候、他還問我、是爲甚麼緣故辭館、我也不便提我和同人不合、我就說、我京裏有件要緊的事、得回去一盪、他還說若是我到京辦完了事、還請我回去哪、　那麼你這盪回來、還打算出外去不出外去呢、　我這盪回來、原打算是要考供事、着比若是考上了、我就要在京裏當差、不出外去了、趕我到京裏、一打聽、已經考過去了、現在我的意思是這麼着、若是有合宜的事、我就可以出去、若沒有相當的事、我就先在京裏、就是了、　現在可有個出外的事、不知道你願意就不願意就、　是怎麼個事情呢、　我有個至好的朋友、他新近放下山西太原府遺缺知府來了、前兩天他託我給請一位書啟師爺、我現在

意中也是沒人可薦如今你回來了、若是願意就、我可以給你舉薦舉薦、 此公怎麼稱呼、 他姓常、號叫春圃、 是在旗麼、 不錯、是旗人、 他那個人怎麼樣、 是個極忠厚極和平的人、 旣是這麼着、您就給我說說罷、 束脩這層、你打算怎麼樣、 那層倒好說、您給作項就是了、只要人對勁、錢多多少少的、甚麼要緊、 他那個人、我管保你們倆人、準可以對勁、那麼明兒個我就見他、給你說去、 費心費心、 好說好說、 可是您現在沒當甚麼差使麼、 沒有、我就起那年告病回來、到如今舊病還是時常的犯、怎麼能當差呢、 那麼您見天在家裏、作甚麼呢、 好天的時候可以找朋友去談一談、颳風下雨的時候、就是在家裏看書、 那麼您倒是很淸閒哪、 甚麼淸閒哪、不過是虛度歲月就是了、

第二十五章

老弟我告訴你一件可笑的事、　甚麼可笑的事、　月裏頭有一天夜裏頭、有三更多天、我剛睡着、就聽見我們後頭院子裏、咕咚的一聲、跳進一個人來、把我嚇醒了、我當時有了賊了、就趕緊的叫底下人們起來、快打着燈籠照照去、這麼着那幾個底下人們、聽見說有了人了、就都趕緊的起來、點上了燈籠、拿上了棍子、就往後頭院裏去了、這個工夫兒、我也起來了、開開了屋門、就往後頭院裏瞧去了、趕我到了後頭院裏、就聽見底下人們說、拿住了一個人、身上可穿的很體面、又不像個作賊的、又聽見那個人說、你們別拉我、我的脚踒了很疼、我不是作賊的、我是避難的、我聽見他說他是避難的、我可就往前去一看、長得很體面的個年輕的人、我又一細瞧、認得他、是個念書的人、他姓蔣、在

城外頭住、我們倆在城外頭一個古玩舖裏、遇見過兩回、彼此倒還很相得、這麼着我就叫倆底下人攙着他、遛了半天、可就好了、然後我就把他讓到書房裏去了、趕到了書房、他一瞧是我、臉上很不得勁、我就問他、是遇見甚麼事了、他說他是在我們房後頭、寶局裏耍錢來着、忽然有一個官、帶着兵去抓局去了、他先跑出來了、因爲沒地方藏、所以他就爬到墻上去、跳到這院裏來了、這麼着我勸了他半天、叫他後來改了、別耍錢了、留他住了一夜、趕到天亮回去的、昨天他給我道謝來了、他告訴我說、他現在已經起下誓了、從此決不耍錢了、

像這個人、能彀聽您一勸他、立刻就改過了、這就是個有志氣的、我先頭裏有一個相好的、他吃大烟、因爲我勸他忌烟、他倒惱了我了、不和我來往了、

你們這個相好的、也眞別致、怎麼你勸他忌烟、他倒惱了你了、

他

那個人實在的是糊塗、他原先本不吃烟、後來是因爲他挨着一個吃烟的朋友、慢慢兒的可就吃上癮了、先吃的還不多、後來是一天比一天吃的多、到了去年、他臉上所帶了烟氣了、精神也不佳了、我看他那光景很不好、我就和他說、依我勸你、把烟忌了罷、再要往下吃、可就怕不好了、我可以起上海、給你買忌烟藥來、見天你就按着那個方子吃藥、慢慢兒的、自然就把烟斷了、他聽我這話、就答應了一聲、這麼着我就托朋友、起上海買了好幾塊錢的忌烟藥來、給他送了去了、趕又過了些日子、我遇見他的底下人了、我就打聽他忌了烟了沒有、他的跟人說、他並沒吃那忌烟藥、現在他吃的、比先頭裏更多了、這還不要緊、後來我聽見他在一個朋友家裏、說我多事、無故的勸他忌烟、他很不喜歡、我給他送去的那忌烟藥、他也不敢吃、說是怕是裏頭有毒藥害

他、這麼着那個朋友聽不過他這話了、就說他、你說的這話不對、人家勸你忌烟、不是好意麼、人家和你又沒仇、作甚麼拿毒藥害你呢、你說這話、實在是不說理、起那麼他連那個朋友也惱了、趕到今年年下、他也沒給我拜年來、我知道他是和我絕了交了、您說像這樣兒的人性、天下還有麼、

第二十六章

老兄、我告訴您一件可氣的事、　甚麼可氣的事、　我認得那個相好的姓江的、他前幾天、和別人夥同一氣、哄騙我好幾千吊錢去、　他怎麼會哄騙你這麼些個錢去呢、　那天他到我家去了、他說他認得一個人、脚下在家裏弄局、約我去耍去、我就跟他去了、趕到了那家兒一瞧、有七八個人、都坐在那兒耍哪、我連他們一個人也不認得、他這麼

一給我引薦他告訴我說都不是外人、都是他認得的、這麽着我就坐下一耍、可贏了幾十吊錢、然後就散了、趕下回、我本打算不去耍去了、他一定約我去、我沒法子又去了一盪、可就輸了好幾百吊、他就和我說、不要緊、再去幾回、就可以贏他們幾千吊錢、我就信了他的話了、又跟他去了五六盪、又輸了四千多吊錢、他們把局也收了、見天總有兩三個人、到我家裏去要賭帳、我找姓江的去、他藏起來不見我了、這麽着我當了兩箱子衣服、纔把賭帳還了、到了昨天、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是那個姓江的、和那幾個人商量好了的哄騙我、您說可氣不可氣、　那個姓江的、自然是可惡、到底也怨你自己不好、你若不跟他耍錢去、他也不能哄騙你、　這話也不錯、到底他既和我相好、又幫着別人賺我、他也太不是人行了、　你提起這設局誆騙來、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們那本鄉地方、有一年有幾個本地的無賴子、開了一個賭局、竟打算哄騙人、上了他們檔的人、可也不少了、並且都兇橫的了不得、誰若是輸給他們錢、還不起他們、就得把房產地產折給他們、就這麼樣兒的不說理、我們本地有一個財主、人很聰明、待本地的人也很好、他聽見說了很有氣、這麼着這天晚上、他就坐着自己的車、到那個賭局去了、趕他進了那個賭局、見了那幾個無賴子、就提他是誰、特意到這兒要錢來了、大家聽說、都知道他是本地財主、可就喜歡的了不得、他們那幾個無賴子、就背地裏一商量、說他這乍來、偺們先叫他贏幾回錢去、後來他就肯來了、等着抽冷子一天、叫他輸個一萬八千去、偺們可就發了財了、趕都商量好了、就坐下了一耍、果然那個財主贏了、他們當時就把錢給了、後來那個財主又去了兩盪、又贏了、又給的是現錢、

趕到這天晚上、那個財主又去了、就起定更天耍起、直耍到天快亮了、那個財主輸了有一萬多吊錢、趕到大天大亮了、那個財主就和他們說、我先回家去、把錢給你們預備出來、趕到晌午、你們到我家裏取去就是了、他們都答應了、那個財主就回去了、趕到晌午、他們就去了倆人、到那個財主家取錢去了、底下人回進去了、那個財主就把他們叫到書房裏去、就問他們倆、你們是幹甚麼的、到我這兒來作甚麼、那倆人說、您怎麼不認得我們了、我們是在某處開賭局的、您忘了、您昨兒夜裏、不是在我們那塊兒耍錢、輸了一萬多吊錢、叫我們現在取錢來麼、那個財主聽這話、立刻就生了氣了、說、你們倆別胡說、我一個財主、和你們無賴子耍錢、你們眞是發昏了、你們打算訛我來、你們可是瞎了眼了、你們倆快走、是你們的便宜、不然我把你們倆送衙門、辦你們

訛詐、那倆人聽這話、嚇的也不敢言語了、就趕緊的跑回去了、

第二十七章

老弟、你是怎麼了、臉上這麼刷白的、　我是不舒坦了幾天、　是怎麼不舒坦了、　我是給人管了件閒事、受了點兒氣、把肝氣的病、勾起來了、　給誰管閒事來着、受了甚麼氣了、　上月偺們那個相好的溫子山、託我給他買地、我認得有一個京東的人姓孫、他有一頃多畝地要賣、這麼着我就把那個姓孫的、帶了去見了溫子山、然後他們倆、到了京東、把地都瞧了、回來就請我作中人、給他們說合價值、說妥了的、是一千兩銀子、兩下裏都答應了、就定規是大前兒個立字據、過錢了、趕大前天我一早、和那個姓孫的、到溫子山家裏去了、趕到了他家裏、他還沒起來了、我們倆就在他書房裏、等了他半天、他這纔起來、趕他見

了我們、他說那個地他不能買了、我們就問他、是怎麼不能買了、他說他凑了會子、不彀一千兩銀子、我們問他、凑了有多少銀子呢、他說他凑了有九百五十兩銀子、那個姓孫的聽這話、就說那麼九百五十兩銀子、就九百五十兩就是了、這麼着就立了字據、過了錢了、鬧得我好對不過那個姓孫的、他若是果然眞凑不出那五十兩銀子來、那還倒情有可原、他那麼財主、別說是五十兩、就是五萬兩、也現成、我可恨他、他安心佔人家的便宜、叫我對不住人、趕我那天回到家裏去、越想越可氣、就因爲這個、勾起我的舊病來了、就不舒坦了、　你不知道、溫子山他那個兄弟、比他還可惡了、先頭裏他常和我夥辦買賣、凡經他手賣的貨、到了分賺帳的時候、他總短分給我這麼三千兩吊、他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和他要、他嘴裏可老說、我這回短您是兩吊是三吊、過兩

天我給您找補、起那麼可就永遠不提了、趕擱得日子多了、我也忘了、這件事就算化了、他就這麼小取、那幾年我吃了總有幾百吊錢的虧、再若是論外頭交朋友走親戚的道理、他是一概不懂、他就是上炕認得女人下炕認得錢、就這麼道人、去年他家裏辦白事再三的求我、給約兩位朋友、在他家裏幫着他熬熬夜、我就請了兩位至好的朋友去、幇着他熬了五六夜、人家還是眞盡心竭力的給他照應、趕辦完了事之後、他並沒到人家裏給人道乏去、後來有一天、在街上遇見人家、他一低頭、就過去了、簡直的沒理人家、你瞧他這宗人性、有多麼可惡、近起來、我聽見說更好了、他在家裏放重利息錢了、誰借他的錢使喚、都是八分的利錢、外頭已經有了重利盤剝的名聲了、我早就看透了、他那個財主、不久就敗、古人說的、刻薄成家、理無久享、這是一定的理、

第二十八章

老弟、我聽見說你們令弟、不是回來了麼、怎麼還沒見他出來了、 他回來就病了、 是怎麼了、在道兒上受了熱了麼、 倒不是受了熱了、是受了點兒驚恐、 受了甚麼驚恐了、 是在船上遇見賊了、 你告訴我說是怎麼遇見賊了、 他是和一個朋友、搭帮回來、倆人帶着一個底下人、雇了一隻船、這天晚上、船灣在一個地方了、趕到夜靜的時候、忽然起岸上來了十幾個賊、都拿着火把刀槍、就上船上來了、拿刀把艙板砍開了、就進了艙裏頭去了、就拿着刀指着我們舍弟問、都是有甚麼東西、我們舍弟說、我們的東西、都在這艙裏頭擺着了、別處沒有了、這麼着那羣賊、就把箱子和包袱現錢、都拿了去了、就是把鋪蓋給留下了、幸虧我們舍弟身上、有一個銀兜子、裏頭裝着有十幾兩金

子、還有幾十兩銀子沒丟、趕到天亮了、他們到了一個馬頭上、我們舍弟就和那個朋友商量、打算下船、起旱路走、那個朋友也很願意、這麽着他們就把鋪蓋搬下來了、到了馬頭上、雇了兩輛車、就起旱回來了、趕到了家、可就病了、請大夫來瞧、說他是驚嚇、夾着點兒時令、現在吃着藥了、還沒好了、

第二十九章

老弟、你提你們令弟走路遇見賊了、我也想起一件事來告訴你說、有一年我們先伯同着一位朋友、上甘肅去、雇了兩輛車、帶着倆跟人、一個人坐着一輛車、就起了身了、有一天走到一個地方、那倆趕車的路都不熟、可就走岔了道了、直走到掌燈的時候、也找不着一個鎮店、大家很着急、沒法子就這麽瞎走、趕走到快定更了、就走到了一座大樹

林子裏、就看見樹林子那邊兒露出一點兒燈光來、這麽着他們這倆車、就奔了那個燈光去了、趕臨近了一瞧、是個店、外頭掛着倆麪幌子、店門關着了、臨街是個窗戶、裏頭可點着燈了、這麽着他們就叫開店門了、把車趕進去了、趕到了裏頭一瞧、冷冷淸淸、連一個客人也沒有、這麽着他們就挑了三間屋子、把行李都搬進去了、然後就叫店家、打洗臉水沏茶弄飯吃、我們先伯就見那幾個店家、都那麽賊眉鼠眼的、心裏可就有點兒犯疑、趕吃完了飯了、那位朋友在炕上拾掇行李、這個工夫兒、就進來了一個店家沏茶、我們先伯就見他、不住的拿眼睛瞧炕上的行李、我們先伯看他這分光景、更疑惑了、可不敢說、恐怕那位朋友知道害怕、趕喝完了茶、我們先伯就到後頭院裏出恭去了、趕他納到了後頭院裏一瞧、有三間屋子、一間是茅房、那兩間是堆草料

的屋子、趕我們先伯進到茅房裏去正出恭了、這個工夫兒就聽見起前頭院裏來了倆人、把堆草料的那屋裏的門推開了、進去拿草料去了、就聽見這個和那個說、剛纔掌櫃的把你叫了去、到底是怎麼商量的呢、就聽見那個說、是這麼商量的、趕到夜靜的時候、偺們倆人去殺那倆趕車的、他們三人去殺那倆客人、和那倆跟人、我已經和掌櫃的說開了、事完之後、就把那兩輛車、分給偺們倆人、一個人一輛、不論那倆客人有多少銀子、偺們倆人全不管、我的意思是這麼着、趕偺們倆人、把這兩輛車分到手、明兒個早起、偺們把買賣一辭、一個人趕着一輛車就回家去了、從今以後、偺們倆人改邪歸正、再別作那害人的事情了、你想這麼辦好不好、那個人就說、不錯、這麼辦很好、說完了就聽見他們倆人上前頭去了、我們先伯心裏說、怪不得我看那幾個店家、

那麼賊形可疑的、敢情眞是個黑店、這麼着可就出了茅房、到了自己的屋裏、就把剛纔聽的話、都告訴那個朋友說了、那位朋友聽這話、就害怕的了不得、大家正在屋裏爲難、沒有主意了、這個工夫兒、忽然聽見來了好幾輛車、直叫店門、趕店門開開了、就見趕進六輛鏢車來、是倆客人四個保鏢的、我們先伯就說、這可不怕了、偺們回頭可以放心睡覺罷、這麼着、又打發了一個跟人、過去問了問鏢車、他們說是明兒早起五更天起身、這麼着我們先伯他們、也睡到五更天起來、叫趕車的套上了車、就跟鏢車一塊兒搭幫走了、這算是纔免了那個大難了、你說險不險、

第三十章

大哥、您聽我告訴您一件事、我們那個村莊兒裏、住着有一個小財主、

素日人很嗇刻、向來他不幇人、不作好事、前幾天他有一個出了門子的妹妹頂着雨到他家來、說是他男人現在找了一個海船上管帳的事情、前兩天已經開船出海去了、現在家裏沒有飯吃、所以頂着雨來要借一石米、和幾兩銀子、等着他男人回來、必都還的、這個人聽這話和他妹妹說、他米也沒有、錢也沒有、辦不了、叫他妹妹另上別處借去罷、他妹妹聽他不管、可就哭了、趕他見他妹妹哭了、他就賭氣子出去躲開了、他同院子住着有一個街坊、是個爽快人、聽他不管他妹妹的事很有氣、這麽着、就把他妹妹請過來、借給他一石米、還有幾兩銀子、另外又給他雇了一匹驢、可就把他送回去了、趕這個人回來了、聽見他家裏人說、是他街坊借給他妹妹錢米回去的、他也不說長也不道短、粧作不知道的樣子、可巧這天夜裏來了一個賊、起他後墻上挖了

一個窟窿、進他屋裏去、偷了他幾十兩銀子和幾件衣裳去、趕到第二天早起、他知道鬧賊丟了東西了、他怕是他妹妹聽見說他丟了銀子衣服了、又必趁願、又必找他來問他、所以他也沒敢到衙門去報他家裏失盜、他還囑咐他同院子住着的這個街坊、外頭不用告訴人說、他家裏鬧賊丟東西的事情、誰知道那個賊、那天夜裏偷了他的東西去、偏巧走到大街上、叫下夜的兵給拿住送了衙門了、官就問那個賊、那個銀子和衣裳是起誰家偷出來的、那個賊就招了、說是起某村莊兒裏某家偷出去的、這麼着官就打發衙役來、叫事主領贜去、這個人聽這話就爲了難了、不到衙門領贜去不行、到衙門領贜去、又怕他妹妹知道這件事、這麼着、他就想了個主意、託他同院子住的那個街坊、頂他的名、到衙門替他領贜去、那個人就應了、替他去了、那個人因爲那

天他不幫他妹妹、很瞧不起他、就有意要收拾他、趕起衙門把銀子和衣服都領出來了、那個人就都給他妹妹送了去了、趕回到家裏來、見了他、就撒了一個謊說、我剛纔解衙門出來、走到街上、正遇見令妹、他問我是上那兒去了、我說是到衙門替你領銀子衣服去了、這麼着、他就叫我把那銀子和衣服給他罷、我因爲他是你的親妹妹、不好推辭不給他、這麼着、我就都給了他了、這個人聽這話、不但不敢生氣、倒還得給那個人道謝、現在大家聽見這件事、都說那個人實在是快人作快事、

第三十一章

你提起這慳吝人遭報來了、我也告訴你一件事、那一年我在南邊一個客店裏住着的時候、同店裏住着有一個山西買賣客人、這天忽然

來了一個窮人、也是山西人、身上穿的衣服很襤褸、到店裏找那個買賣客人來了、店家可就把他帶進來了、趕見了那個買賣客人就說、如今我流落這兒了、因爲沒有盤費、不能回家去、苦的了不得、昨兒個有偺們一個同鄉的朋友、告訴我說、你到這兒辦貨來了、住在這個店裏了、我聽見說很喜歡、所以現在我來找你、求你念其偺們倆舊日的交情、借給我一百兩銀子、我作盤費回家去、等我到了家裏、再設法還你、那個客人聽這話就說、我的銀子已經都買了貨了、現在我手底下連一兩銀子也沒有、你另打主意罷、我實在不能爲力、那個窮人聽他說不能爲力、可就掉下眼淚來了、這個工夫兒那個買賣客人、就上裏間屋裏坐着去了、可巧有同店裏住着的一個四川人、到那屋裏找那個買賣客人閒談去了、見那個窮人坐在椅子上掉眼淚、可就問他、是爲

甚麼事傷心、他說這個買賣客人、原先在本鄉和我是緊街坊、他當年窮的時候、我常幫他錢米、後來我又借給他銀子做買賣、如今他發了財了、我是在這本地做買賣虧空了、沒盤費回家去、找他來借給我一百兩銀子回家去、他不肯借、所以我很傷心、那個四川人聽完了這話、就進裏間屋裏去、問那個買賣客人、你們這個貫鄉親他說他當年幫你的話是眞的麼、那個買賣客人說、那倒是眞的、無奈我現在沒錢借給他、那個四川人就說着比我現在借給你一百兩銀子、你給他作盤費回去、你一個月之後還我、寫給我一張借約、我也不要利錢、你願意不願意、他勉强說是願意、這麼着、那個四川人就起自己屋裏拿了一百兩銀子來借給他、叫他給了那個窮人拿了走了、那個四川人就叫他寫了一張借約收起來了、趕過了兩天、那個四川人也搬了走了、又

過了些個日子、那個買賣客人打開箱子一瞧、短了一百兩銀子、他原先寫的那張借約在箱子裏擱着了、他這纔明白那個四川人是個術士、會搬運法、搬出他一百兩銀子來給了那個窮人拿了走了、後來還是那個買賣客人的一個跟人洩漏的、大家聽說都很詫願、

第三十二章

老兄我聽見說令弟和人打官司來着、是眞的麼、　不錯、是眞的、　是和誰呀、　是和偺們這本鎭店上一個無賴子、　爲甚麼事情、　是因爲那天、我們舍弟在這鎭店外頭北邊兒一座樹林子裏頭、拿槍打鴿子來着、趕他放了一槍、誰知道樹林子外頭、有一個人拉着一匹馬站着了、那匹馬冷孤丁的、聽見一聲槍響、嚇的可就驚下去了、那個人就不答應了、揪住我們舍弟、叫他賠馬、我們舍弟就和他說、你不用着急、

那匹馬是往那麼跑下去了、他說是往西北跑下去了、又問他、那匹馬是甚麼顏色的、他說是紅顏色的、我們舍弟就說這事好辦、我現在同你到鎭店上、對給你一個鋪保、你就先去找馬去、若是將來馬找不着眞丟了、我賠你馬就是了、他聽這話也很願意、這麼着、我們舍弟就同他到了鎭店上、對給他全順糧食店了、他就先找馬去了、我們舍弟就回家來了、趕待了會子、那個人回來了、到了全順糧食店裏、他說他的馬丟了、沒找著、要見我們舍弟、這麼著糧食店就打發徒弟到家來、把我們舍弟找了去了、趕他見了我們舍弟就說、我去找了半天、我的馬所沒找着、我那匹馬當初是六十兩銀子買的、如今我見個情、你賠我五十兩銀子就得了、我們舍弟說、竟你那麼大概找了一找沒有、那還不算是準丟了、你等我再各處給你找一找去、若是過一兩天、那匹馬

所沒下落、那便是眞丟了、到了那個時候我再賠你還不遲哪、那個人不答應、他叫立刻就賠他、我們舍弟就和他吵翻起來了、大家給勸開了、誰知道那個人、就到巡檢衙門去、把舍弟告下來了、衙門裏來人、把舍弟傳了去了、他到了堂上、就把這件事、據實的說了、巡檢給了舍弟五天的限、叫他給那個人找馬去、這麽着我們舍弟、就到各村莊一打聽、後來打聽着了、偺們這鎭店西北地方、有一個村莊兒住着有一個姓趙的、前兩天買了一匹紅馬、這麽着、舍弟就找那個姓趙的去了一問、敢情那個人前些個日子、就把他那匹馬賣給那個姓趙的了、說妥了的八兩銀子、就定規是那天他給姓趙的送馬去取銀子、趕那天那匹馬、聽見槍響不是驚了麽、後來他追上了、給姓趙的送了去了、把銀子也取來了、他回來可告訴舍弟說、他的馬丟了、叫賠他五十兩銀子、

這麽着、舍弟就約了那個姓趙的、拉着馬、同他一塊兒到衙門作見證去了、趕那個人見有了見證了、就沒話可說了、自己認了是訛詐了、巡檢因爲他過於狡詐、就打了他四十板子、把他放了、

第三十三章

老兄、昨兒個我到榮發棧裏去了、聽見說您那棧裏給他們發了一百包棉花去、說是短了一包棉花、是怎麽短的、 你提起這件事來、倒是個笑話兒、昨天我們給他們發棉花之先、就預備出一百根籌來、趕後來發一包棉花、我們就交給抬棉花的帶一根籌去、趕這一百包棉花都發完了、待了好大半天、榮發棧王掌櫃的打發一個人、到我們棧裏去了、問我們爲甚麽少給他們發了一包棉花去、我們就說、我們發了去的是一百包棉花、怎麽說少發了一包去呢、那個人說、他們那棧裏

是收了九十九包棉花、短一包棉花、我聽這話很詫異、這麼着、我就向着那個人、到他們棧裏去了、趕王掌櫃的見了我、有氣的樣子就說、你們那棧裏的夥計們、太不留心、怎麼會給我們少發了一包棉花來呢、我就問他、你怎麼知道是少發了一包棉花來呢、他說我們收完了棉花、一掐籌、是九十九根籌、這不是少發了一包來麼、我就問他們、剛纔你們這棧裏是誰接的籌、就見傍邊兒站着有一個夥計、答應說是他接的籌、我就問他、你方纔接籌的時候、沒上別處去麼、他說我並沒上那兒去、就是忽然我肚子疼、到茅房去出了一回恭、這麼着、我就和他說、偺們倆先到茅房裏找一找去、再說、趕我同他到了茅房裏一瞧、地下有一根籌、我就撿起來拿着見王掌櫃的去了、我說到底是誰的夥計不留心哪、你們的夥計掉了茅房裏一根籌、你可說是我們少給你

們發了一包棉花來、其實這也不要緊、不過你未免的太冒失些個、他聽這話、臉上很不得勁、一句話也還不出來了、我又說、雖然把這根籌找出來了、到底偺們再把貨盤一盤、看看短不短、彼此可就更放心了、這麼着、我就叫他們那幾個夥計、把棉花包、起棧房裏又都盤到院子來、細細兒的數了一數、不錯、是一百包棉花、我說你們都看明白了、不錯了、他們說、都看明白了、對了、這麼着、我就回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

我先頭裏就和您說過、那個王掌櫃的人糊塗、您還不太很信、那兒有他竟搯籌不盤貨、就說您少給他們發了一包貨去的理呢、　你還不知道了、去年有這麼件事、我們買了他們棧裏一百兩銀子的貨、給了他們一百兩一張的銀票、過了兩天、他把那張銀票拿回來了、說是假的、我一看銀票、並沒圈着、我就問他、既是假的、怎麼沒圈呢、他說沒

到本舖子去、所以沒圈、我又問他、既沒到本舖子去、怎麽知道是假的呢、他說他們管帳的、瞧着像假銀票、我聽這話很荒唐、就說偺們倆拿着這張銀票、到銀號裏取銀子去、看看是假的不是、這麽着、我們倆到了銀號、竟自不是假的、把銀子取出來了、那個時候他臉上很磨不開、就羞羞慚慚的、把銀子拿回去了、

第三十四章

掌櫃的這兒有一張退票、給您打回來了、　拿來我瞧瞧、這張票子不是我們給的、　怎麽不是你們給的呢、　因爲這張票子上沒有我們的收號、　我記得、可實在是你們給的、怎麽如今你們說不是你們給的呢、　我告訴你、若是我們給的票子、必有我們的收號、我們的戳子、如今這張票子上又沒我們的收號、又沒我們的戳子、怎麽是我們給

的呢、 你說沒有你們的收號、我這票子上可收的是你們了、 竟你收的是我們不行啊、總得有我們收的人家纔行了、 就是有你們的收號、你們如今不認、我也沒法子呀、 沒有不認的理、若是我們給的、我們也是給人家往回裏打、我們又不賠甚麼、作甚麼不認呢、 也許這張票子、你們忘了收了、 沒有的話、我們決不能忘了收、這裏頭還有個緣故、我告訴你說、這是一張母錢鋪的票子、我們這鋪子、向來不使母錢鋪的票子、所以更知道不是我們給的了、 你們若一定說不是你們給的、那沒法子、只可我認這個苦子就是了、 依我說、你拿回去再想想是誰給的罷、 你把這個十吊錢的票子、給破五個一吊一個五吊、 一吊一張的、沒有我們本鋪子的給你磨別處的行不行、 磨別處的也使得、 你點點對不對、 不錯、對了、這票子上你們都收

着了、　都收着了、

第三十五章

大哥、我剛纔在鎮店上看了一個熱鬧、　看了一個甚麼熱鬧、　看見一個南邊人、揪着一個本地人、上巡檢衙門打官司去、後頭跟着好些個人、我也不知道是爲甚麼事情、這麼着、我就跟着他們到衙門去、瞧他們到底是爲甚麼事情、就見他們倆人、到了衙門、那個南邊人、就告訴衙役說、他們倆人要打官司、那個衙役、就把他們倆人帶進去了、我也跟進去了、就見巡檢坐堂、他們倆人到了堂上、就都跪上了、巡檢就先問那個南邊人、你叫甚麼名字、是甚麼地方人、是爲甚麼事情來打官司、就見那個南邊人、磕了一個頭說、小的名字叫俞配、是江西臨江府的人、在這本地開着個成衣鋪、因爲小的去年、在這兒買了一個妾、

就在這個鎮店上燈籠衚衕、租了兩間房住家、剛纔小的在鋪子裏做活了、打發一個徒弟、到家裏取東西去了、他回來說、小的家裏坐着一個年輕的人、他不認得是誰、小的聽這話很犯疑、就趕緊的到家裏瞧去了、趕小的到了家一瞧、街門對着了、小的推開了街門、進到屋裏去一看、就見這個人、在屋裏坐着喝茶了、和小的的那個妾、又說又笑的、小的就問他、你是誰、到我家來作甚麼、他回答說、他是到小的家裏打茶圍去了、小的聽這句話氣急了、就打了他一個嘴巴、他回手、就把小的的臉抓了、這麼着小的就把他揪來打官司、求老爺問他、到底他到小的家裏是幹甚麼去了、這麼着巡檢就問那個人、你叫甚麼名字、在那兒住家、你是幹甚麼的、到俞配家裏是作甚麼去了、那個人說、小的名字叫王安、在這鎮店上紅竹衚衕住家、平常是放印子爲生、俞配這

個妾、當初和小的在一個院子裏住過、因爲前倆月、他的這個妾、借了小的十兩銀子的印子、每月小的到他家裏取印子去、今兒個又到了日子了、小的拿摺子到他家裏去了、他的這個妾、讓小的進裏頭喝茶去、小的就進去了、他把印子錢給了小的了、然後又給小的沏了一壺茶、小的正坐在屋裏喝茶了、這個工夫兒、俞配家去了、見了小的、就一腦門子的氣、瞪着倆眼睛問小的、你是誰、到我家裏來作甚麼、小的見他說話太沒禮貌、可也就上了氣了、就說、是到他家裏打茶圍去了、他聽這話、就打了小的一個嘴巴、小的急了、就回手把他的臉抓了、這麼着他就揪着小的打官司來了、他說完了、就把取印子錢的摺子拿出來、給官看了、巡檢就說、既是俞配不願意你到他家裏去、你後來每月、就到他成衣鋪裏、取印子錢去就是了、不准你再到他家裏去了、你若

是再到他家裏去、俞配來告你、我可是必要治你罪的、這麼着就呌他們倆人都回去了、

第三十六章

老弟、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新近我起外頭回來、有一天我住在一個大鎭店上、客店裏了、聽見那個店裏的掌櫃的說、前些個日子、那個鎭店上、有一個德成錢鋪、這天去了一個人、拿着一隻鐲子、到那個錢鋪裏賣去了、那個錢鋪的人、剛拿過一個戥子來、邀那隻鐲子、這個工夫兒、又進來了一個人、就和那個賣鐲子的人說、剛纔我到您府上、給您送銀信去了、您家裏的人說、您上街來了、這麼着我就到街上找您來了、可巧瞧見您進這個鋪子來了、說話之間、就起懷裏拿出一封信、一包銀子來說、這是起浙江來的銀信、那個賣鐲子的人、把

銀信就接過去了、給了那個送信的一百錢、那個送信的就走了、然後那個賣鐲子的人、就和錢鋪的人說、現在是我兄弟起浙江給我帶了銀子來了、我不賣那隻鐲子了、我可以把這銀子賣給你們罷、還有一件事、我是不識字、求你們把這封信拆開念給我聽聽、這麼着那個錢鋪的人、把那隻鐲子又給了他了、就把那封信拆開了、念給他聽、前頭不過說是在外頭很平安、請放心、後頭說現在先帶了十兩銀子來、請您先用着、等後來有順便人、再多帶銀子就是了、這麼着那個人就說、你們把這十兩銀子拿下去平一平、都給換了現錢罷、那個錢鋪的人、就拿下去一平、是十一兩銀子、心裏很喜歡、可就打算昧起他一兩銀子來、就按着十兩銀子合好了現錢給他了、那個人就拿了走了、趕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又進來了一個人、拿票子取錢、可就和錢鋪的人說、

你們上了檔了、剛纔那個賣銀子的人、是個騙子手、他賣給你們的、那是假銀子、你們怎麽會叫他賺了呢、那錢鋪的人聽這話、就趕緊的拿夾剪、把銀子夾開了一瞧、可不是假的麽、這麽着錢鋪的人、就問這個人、你認得那個騙子手的家麽、這個人說、你們若是肯給我錢、我就可以帶了你們找他去、這麽着錢鋪的掌櫃的、就給了這個人一吊錢、叫他帶了他們找那個人去、這個人接過那一吊錢來、就帶着錢鋪的兩個人走了、趕他們走到了一個點心鋪的門口兒、這個人就和錢鋪的那倆人說、你們瞧、那個騙子手、在點心鋪裏吃點心哪、你們各人進去找他去罷、這倆錢鋪的人、就拿着那包假銀子進去了、見那個騙子手就說、你賣給我們的這包是假銀子、那個人說、我也不知道那銀子是假的不是、那本是我兄弟解外頭帶來的、旣是假的、我還你們錢就是

了、這麽着那個人就求點心舖裏的掌櫃的、給平平那包銀子、是十兩不是、趕那個掌櫃的、把銀子接過去、擱在天平上一平、說這是十一兩銀子、那個人聽這話、就和那倆錢舖的人說、我纔賣給你們的、那是十兩銀子、如今這包假銀子、是十一兩、那怎麽是我的呢、你們這是拿別的假銀子來訛我來了、錢舖的那倆人聽這麽說、也還不出話來了、這個工夫兒、有幾個別的吃點心的人、聽這件事、都不平、全要打那倆錢舖的人、那倆人沒法子、就趕緊的拿着那包假銀子、跑回去了、

第三十七章

提起這騙子手來了、我告訴你一件事、前些年我們本鄉地方、有一個出名的大夫姓方、他身上也有個功名、家裏也算是個小財主、見天早起瞧門脈的、總有幾十號、有一天早起、來了一個人、打扮的是宅門子

裏跟班的樣兒見了方大夫就說、我是在某宅裏、因爲現在我們老爺、和我們太太都病了、打算上您這兒瞧病來、請您明兒個早起在家裏等着、方大夫說是了、趕到第二天早起、就見那個底下人又來了、還同着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個包袱、那個底下人進來、就問方大夫說、請問您納、是老爺先瞧、是太太先瞧、方大夫說、那自然是太太先瞧、這麼着這個底下人、就起那個人手裏、把那個包袱要過來、就拿着出去了、那個人就坐在一個凳子上等着、趕大家都瞧完了病走了、方大夫就問那個人、您也是瞧病的麼、那個人說、我不是瞧病的、我是估衣鋪的人、在這兒竟等着您的跟班的給我拿出衣裳來哪、方大夫聽這話很詫異、就問他、我那個跟班的呀、是拿了甚麼衣裳來了、那個人說、就是剛纔和我一塊兒進來的那個底下人、您不是告訴他說是太太先瞧麼、

他就把衣裳拿到裏頭去了、方大夫又問他、那個人他怎麼告訴你們說的、他是我的底下人、到底是拿了一件甚麼衣裳來、那個估衣鋪的人說、那個人今兒早起、他到了我們鋪子裏、他說他是您的底下人、說是您要宜一件女皮襖、拿來先瞧瞧、合式就留下了、叫我們跟一個人來、這麼着我就跟他來了、方大夫說、我告訴你、那個人、不是我的跟人、我也不認得他是誰、他昨兒個來告訴我說、他是在某宅裏、因爲他們老爺和太太都病了、要上這兒瞧病來、叫我今兒早起在家裏等着、剛纔他進來問我、是老爺先瞧、是太太先瞧、我當是他們老爺和太太來到了、所以我說是自然是太太先瞧、我說的是先瞧病、我並不知道甚麼衣裳的事情、你如今快找他去罷、這個估衣鋪的人聽這話、纔明白那個人是個騙子手、把他的衣裳騙了去了、

第三十八章

郭福、喳、你去請先生來、先生來了、在外間屋裏坐着哪、啊、先生歇過乏來了、是、閣下也歇過乏來了、我倒不覺很乏、我今兒個打算和先生斟酌一件事情、甚麼事情、就是偺們這邊出外、我作的那本日記得把他修飾好了、找人找出來、那麼您把那本草稿兒拿出來、我先看看、這裏頭我還有件事忘了、求先生替我想想、甚麼事情、就是偺們那天、在三和鎮店裏打早尖的時候、聽見有一個客人說是有一個人、在甚麼地方的廟裏住着、自己弔死了、帶累的那廟裏的和尚、也打了官司了、我記不清是怎麼件事情了、您還記得不記得了、啊、那件事我記得、那麼您再說給我聽聽、那個打尖的客人說他們那本鄉地方、有一個水神廟、裏頭住着一個客人、這天半

夜裏弔死了、趕到天亮、和尚就報了官了、知縣就帶着仵作去驗了一回、那個仵作沒驗明白、說彷彿是勒死的、這麼着那個知縣、就把和尚帶到衙門去、問那個和尚、是爲甚麼把那個客人勒死了、那個和尚說、我和那個客人、往日無仇、近日無寃、我怎麼能勒死他呢、知縣不信、就動刑拷打和尚、叫他招定了、和尚白說不招、這麼着知縣就把和尚押起來了、那個和尚有個徒弟急了、就進省裏去、在院上告了、撫台就派鄰封、帶着幹練的仵作、到那個廟裏又驗了一回、那個死屍、果然是弔死的、那個鄰封知縣、就據實的稟報撫台了、現在巡撫、把那個原審的知縣參革了、把原驗的仵作也治了罪了、把和尚也放了、就是這麼件事、　不錯、對了、是這麼件事、請先生把這件事、也叙在那日記裏頭、您想好不好、　那也好、趕我修飾得了、是叫誰謄呢、　我打算雇人抄寫、

雇人謄寫、怕是給抄錯了、　那麽怎麽辦好呢、　閣下若是不忙、是得空兒謄出來罷、　若是先生肯代勞、那我就感情不盡了、　那兒的話呢、

第三十九章

偺們今兒個這麽空喝酒、也無味、莫若偺們都斟滿了、滑幾拳罷、　可以、偺們倆先滑一拳、　你那拳不是白給麽、　你先別誇口、不定誰輸誰贏哪、　來、四季發財、　六六順、　對手、　五金奎、　你瞧如何、還是你輸了、你這贏也不過是瞎貓碰死耗子罷咧、　你先喝酒、回頭再批評、　我已經喝了、　你多咱喝了、我沒瞧見、　你問大家、我喝了沒有、　衆位瞧見他喝酒了麽、　我們沒理會、　大家都沒看見、這足見是你混酒了、快喝罷、　我已經喝了、不能再喝了、　你不喝、我們大家

動手灌你、眞利害、這麼着罷、我的酒眞不行了、罰我說個笑話兒罷、那也可以、你若說的不好、還是要罰的、你聽著罷、準好、快說、這個笑話兒是刻薄御史的、好在偺們在坐沒當都老爺的、你竟管說罷、沒人不答應你、聽着、有一個鄉下人很窮、沒落子、心裏盤算、打算要上京當老公去、又尊貴、又弄錢、這麼着他就到了京裏、拜在一個老太監門下當徒弟、你先等等說、你這話就不通、就憑這麼個喽鄉下老兒、到京裏、就能進宮裏去麼、好容易事啊、你聽我說呀、他也是托人、把他引進去的、那麼你爲甚麼、不把這層先說明白了呢、你別混挑字眼兒了、聽我快說罷、你快說、底下怎麼様了、他旣然拜老太監爲老師了、他就求老太監諸事指教他、照應他、老太監就派他在大內裏管事、這一天內裏傳旨用膳、這個鄉下人就說、萬歲爺要吃

中飯哪、老太監聽見了、可就喝呼他說、你別胡說、你說萬歲爺要用御膳哪、他聽這話記下了、有一天又傳旨、大宴羣臣、這個鄉下人又說、萬歲爺要擺宴哪、老太監可就又說他、你說錯了、你該當說萬歲爺要擺御宴哪、你後來切記着、假比大內裏的花園子、叫御花園、那護衛的兵丁、叫御林軍、這個鄉下人聽這話、恍然大悟、心裏說、怪不得皇上眼頭裏的東西、都添上一個御字呢、我如今可明白了、打這兒我也算是老手了、這麼着這一天、他解御花園門口兒過、忽然蹓了一脚屎、他很有氣、剛要罵、他一想又怕是皇上出的恭、這麼着他就拿手指着那灘屎說、我若不看你是御史、我一定罵你一頓、　今兒個幸虧沒御史在坐、若不然、你的嘴、早叫人摔腫了、　我的嘴沒腫、你也該說一個了、　我這個笑話兒、是挖苦典史的、　這個有趣兒、我們大家要聽聽、　這叫

典史十令、甚麼呌十令、你快說一說、聽着、一命之榮稱得、兩塊竹板拖得、三十兩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個嘴巴打得、六路通詳出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墻門開得、九品補子繃得、十分高興不得、可笑、那九句都好、就得末尾這一句壞了、今兒個若有典史聽見、只要饒得了你、

第四十章

你這兩天竟在家裏過年了、老沒出來麼、我見天晚上出來、那麼你怎麼不上我這兒來呢、我這兩天、是同着幾位朋友、晚上到存古齋古玩舖門口兒、打燈虎兒去了、是誰出的、是一個舉人出的、作的好不好、作的還算可以的、你猜着了幾個沒有、我揭了幾個、都是甚麼、我猜的、一個是沒點的言字、打四書四句、打那四

句、你說一說、　一句是是何言也、一句是吾與點也、一句是前言戲之耳、一句是誠哉是言也、　這個好、難爲你猜、　我還猜了一個、是三句話、打一個字的、　你快說、是怎麼三句話、打一個字、　你聽着、子路曰是也、顏回曰似也、孔子曰非也、直在其中矣、打一個乜字、還有一個是四句話、猜一個字的、是十字口中攙、莫作田字猜、無頭又無尾、悶死一秀才、我猜的是魚字、揭了來了、　這兩個作的也很好、　我昨兒個晚上、又猜了兩個、一個是累朝事蹟過龍門、打四書人名、是史魚、一個是節孝祠的祭品、打四書一句、是食之者寡、　這兩句都恰、　還有我一個朋友、打了一個、是圍棊盤內着象棊、猜四書一句、是子路不對、　這個更恰了、我告訴你、前幾年、我打了一個燈虎兒、是東街淘溝、西街不乾淨、打兩句小孩兒語、是這邊兒有水、那邊兒有鬼、　這個是更妙了、

據我看、像現在那位舉人作的這幾個、也就算在好的一路了、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頭年我有個朋友、他是當缺的、託我給他寫春聯、我給他寫的上聯是等因前來辭舊歲、下聯是須至咨者大有年、　你有多麼可惡、怎麼說起他們的行話來呢、他大概準不肯貼這副春聯罷、那自然他不肯貼、他說的也好、這副春聯、我雖然不貼、我可要收着、因爲這是我們的本色、將來也算是一件傳家寳、　你別瞎咧咧了、快穿衣裳、偺們出去趨達會子去罷、　你等一等兒、我就換衣服同你走、

使令通話第一章

誰呀、　是我呀、　你進來、　老爺您上回呌我找的那十幾歲的小孩子、我找來了、現在您若有工夫兒、可以帶他進來、老爺先看一看他、若是您願意、就留下他了、　那是自然的、　這就是鄭老爺、你請安罷、他是甚麼地方的人、姓甚麼、今年多大歲數兒了、他行幾、　我是山東人、姓張、今年十八歲了、我排大、　他在京裏有好幾年了、他說的話、不像是外鄉人、他原來是我們的街坊、人很聰明、可是向來沒當過跟班的、所以得呌他慢慢兒的歷練歷練纔行哪、　那好辦、　可是我是新近到這兒來的、還沒使喚過人了、可不知道得要保人不要、　那是隨老爺的意思、　那麼就這麼辦罷、既然是你舉薦他來的、你就作保、可

以不可以、　可以、那麼叫他解多咱來伺候您哪、　哼、今兒是二十八、離月底還有兩天、索性叫他趕下月初一那天再來倒好、　是、　還有他的鋪蓋甚麼的、也都叫他一塊兒拿來罷、　喳、還得定規他住的屋子哪、　我想這院子儘溜頭兒那白墻兒後頭、挨着洗澡房的西邊兒向陽兒的那一間閒屋子、叫他住怎麼樣、　那敢自很好了、　這兒某老爺打發個人來、拿了這個字兒來、給您瞧瞧、　現在某老爺請我、我這就要去、那麼這件事、就按着那麼辦就是了、

第二章

來、　喳、　給先生沏茶、　老爺是要沏甚麼茶、是嘎啡、是紅茶、　兩樣兒都不用、沏日本茶罷、　老爺這錫鑞罐兒裏的茶葉都沒了、　那麼裏間屋裏的那櫃子上的第二層槅子上、不是有個洋鐵罐子麼、就拿

那個罷、往後你瞧着多咱這罐子裏頭的茶葉完上來了、就是我不告訴你說、你就續上罷、　是、　你趕緊的拿茶葉去、我自各兒沏上罷、請先生瞧那盃茶好、就喝那盃罷、可是你昨兒個迷迷糊糊的擱了有多少茶葉、那個茶沏的彀多麼釅、苦得簡直的喝不得了、你沒瞧見昨兒個吳少爺喝茶的時候、苦的直皺眉麼、　是、往後小的沏茶的時候、留點兒神就是了、　你把那茶机兒上的茶盤兒裏擺着的那茶壺、茶碗、茶船兒、都拿過來、你再瞧瞧這火盆裏有火沒有了、　喳、　火快滅了、　那麼你快拿開水去、就手兒帶點兒熟炭來、　老爺、甚麼叫熟炭哪、　你眞是個糊塗人、連熟炭都不知道、我告訴你、沒燒過的炭叫生炭、燒紅了的炭就叫熟炭、　喳、是、老爺開水來了、您沏上罷、　哼、現在這痰盒兒裏的吐沫都滿了、你拿出去涮乾凈了再拿來、　是、

第三章

誰叫門了、　老爺天不早了、您快起來罷、　哼、你打洗臉水來罷、　臉水打來了、漱口水也倒來了、胰子盒兒在臉盆架子上擱着哪、　刷牙散在那兒了、　是在那張桌子的抽屜裏、和刷牙子在一塊兒了、　把擦臉手巾拿來、　是、　你忙甚麼、你現在先不用擦地板了、等着疊好了鋪蓋再擦罷、今兒還得換換枕頭籠布和被單子哪、　喳、老爺這就要點心麼、　哼、就拿來罷、雞子兒不要像昨兒個那麼老、越嫩越好、是、今兒個麵包是抹上黃油烤麼、　不用了、可別烤煳了、　是、　這兒還短把匙子、和鹽盒兒哪、　是、給您拿來了、白糖彀不彀、　彀了、　這個雞子兒煮的是筋鼓兒、　我問你一件事、我聽見說這京裏賣的牛奶、裏頭總攙多一半兒水、這話是眞的麼、　平常住家兒的買的牛奶、

也許有這個事、偺們這公館裏用的、他們可不敢那麼胡攙亂對的、這個地方買牛奶、是論斤哪、還是論瓶呢、　是論瓶論碗、大概的價錢、總在九百錢一瓶、二百錢一碗、老爺還要嘎啡不要了、　得了、撤了去罷、我現在要上某老爺屋裏去、若是有人來找我、你給我送信去、　是、

第四章

老爺、您的跟班的來說飯得了、請老爺吃飯去、　知道了、就去　來、喳、　你請我來吃飯、怎麼還磨蹭着不擺台、是幹甚麼來着、　因爲剛纔送煤的送煤球兒來了、我邀了邀、又因爲他開來的帳錯了、小的查了一查摺子、瞧瞧他是送了多少回來、就爲這個、可就躭悞了擺台了、　那就是了、煤球兒原來是多少錢一百斤、　四吊多錢罷、　那麼現在你就開飯罷、　是、　你告訴厨子、昨兒晌午他做的那雞湯不好吃、

明兒再做湯的時候、叫他留點兒神、把抽撇淨了纔好、　是、　盛飯來、

嗐、　這不是我的飯碗、是少爺的、　啊、這是拿錯了、把您的換來罷、

不用換了、你瞧這兒還短一件要緊的東西、你想一想、　是、是、這兒刀子、鍤子、匙子、七星罐兒、碟子、盤子筷子都有了、我直想不出是還短甚麼東西來、求老爺提醒我罷、　還短酒盃哪、　啊、不錯、小的是眞忘死了、　這是甚麼、　這是芋頭和雞肉做的湯、　這樣兒是眞合我們的口味、巧了是厨子擱了木魚了罷、　大概是罷、　這個牛肉很好、遞給我芥末和白鹽、　是、　哎喲、你瞧瞧你的袖子、把這個碗給拐躺下了、快拿搌布來擦擦罷、　是、　你幹事老是這麼忙忙叨叨的、你瞧把這湛新的台布、都弄成了這麼哦嗹半片的了、　啊、請老爺饒恕小的罷、往後我幹事一定要留神的、　拿鹽菜來、　今兒沒有醃白菜、這兒

拿了醬荳腐和醃黃瓜來了、黃瓜裏頭已經擱了醬油了、還招點兒醋不招了、　不要醋、現在都吃完了、你都拿下去罷、　老爺、給您牙籤兒、　哼、把茶拿來、你也吃飯去罷、

第五章

今兒是初九、老爺不上隆福寺逛廟去麼、　哼、我已經約會了吳老爺一塊兒逛去、你去打聽打聽鄭少爺在屋裏沒有、　我剛纔看見他出門去了、巧了是沒在屋裏、　那麼你拿出我的衣服來罷、　是要甚麼衣裳、　要西國的衣裳、　您是穿氈子的好、是穿布的好、　今兒天氣涼一點兒可以拿那件原靑的絨褂子、和那條藍白線兒的布褲子來罷、　是老爺看一看坎肩兒汗褟兒、是要這兩件不是、　啊、這副鈕子我很不愛、你換那副水晶的來罷、這個領子漿得這麼軟、而且這上頭

的泥也沒洗掉、又是翻過來熨的、明兒洗衣服的再來的時候、你告訴他說得留點兒神洗、還得多用點兒粉子漿、噴上水、叫他好好兒的拿熨斗熨一熨、那纔能周正了、靴子是拿那雙短靿子的來罷、　是、　襪子這兒破了一點兒、叫丫頭找一塊補釘給補上、　是、　你先別走、在這兒服侍我穿上衣裳、你現在要上那兒去、　給老爺雇車去、　不用雇車去、離這兒不遠、我可以走着去罷、　坐車去、到是體面些兒、　那麼等我穿好了衣服再雇去還不晚哪、　是、　拿鞋拔子來、把褲腳兒給往下攏一攏、拿一塊手帕子、和那個金表來、　老爺要烟荷包不要、　要、你回頭把我脫下來的東洋衣裳、給疊起來、可別拿刷子刷、　是、　老爺再畧等一等兒、這兒有一塊縱着了、得拉一拉、　都舒展開了麼、　都舒坦了、　那麼我在某老爺屋裏坐着去、竟等着你雇車來罷、

是、

第六章

回老爺車來了、 你告訴他說先到交民巷、起那兒再上琉璃廠、我要買點兒古玩去、 是、老爺若是在那兒有躭悞兒、我想莫若就雇一送兒倒好、 還是雇來回的好、免得又累贅、你雇的這個車、乾淨不乾淨、車箱兒大小騾子好不好、 都好、今兒雇的不是那站口子的車、 那麼是跑海的車麼、 也不是、是宅門兒的車、 宅門兒的車怎麼能拉買賣呢、 是因爲他們老爺沒差使、怕牲口閒出毛病來、所以叫趕車的套出來拉一天買賣、老爺不信回頭瞧、不但騾子肥、車圍子、車褥子、都是應時對景的、而且還有傍帳兒、 啊、那敢情是很好的了、還有一層、那趕車的、若是個力把兒頭、趕到了前門、走到石頭道上、可就把車

竟往踐窩裏頭趕、把人碰的頭暈眼花、連坐車的屁股蛋兒都可以給撴腫了、　現在這個是個好手趕車的、決不至於這麼樣、　是多少錢雇的、　跟他說妥了的、是六吊錢、連飯錢也在其內、趕老爺坐回來的時候、若是天太晚了、再賞給他幾個酒錢也可以的、小的不用跟老爺去麼、　哼、你可以跨在車沿兒上、跟了我去罷、　是、　你先把那塊花洋氈子、拿到車裏頭去、鋪好了罷、你不是有兩頂官帽兒麼、你可以借給趕車的一頂戴罷、　是、老爺上車、不要板凳兒麼、　哼、要、你拿脚把板凳兒那頭兒跴住了罷、啊、你快把棍子取來、　小的拿來了、遞給您、您就掖在氊子底下就得了、　哼、你快上車罷、　吆喝罷、

第七章

來、　喳、　今天我有一點兒不舒服、先生來了、告訴他說、我今兒個不

用功、因爲我不舒服、也不用讓他進來坐着了。 是、 你把那凳子拿過來、把烟盤兒擱在上頭、今兒早起、我不吃點心、竟拿嘎啡來就得了、再去吩咐厨子、不必給我預備飯、就給我熬一點兒粳米粥、要爛爛兒的、可別把米粒兒弄碎了、要不稀不稠、勻溜的纔好、 是、 你給我把被窩再往上蓋一蓋、 是、老爺這陣兒好點兒了麼、剛纔您叫買的那花兒已經買來了、插在那個汝窰花瓶裏好不好、 可以的、現在我的腦袋還是覺着沉、又有點兒惡心、你趕緊的拿我的名片、到我們公館、快請用吉大夫去、 那位用吉大夫、是出馬麼、 不出馬、這是交情的事情、而且他的醫道是最高、到這兒日子雖不多、在這京裏、可是很出名的、 不錯、不也聽見中國老爺們說過、用吉大夫的醫藥靈極了、可有一層、中國人和他有交情的、常請他出去瞧病、所以在家的時候

少、就怕你這個時候去撲空、　好在老爺的病也不重、若是他不在家、就請個別的大夫來瞧瞧罷、　哼、那時候你請個中國大夫來也使得、　我們的大夫、都是行本地的醫道、不通外國的醫術、您請施醫院的德大夫來治、那不很妙麼、　哼、那麼也好、　回老爺、巧極了、用吉大夫、望看您來了、　這實在是造化了、快請進來、你可以預備酒和點心、　老爺、開甚麼酒、　開三賓酒罷、紅酒若有也拿來罷、點心和菓子、瞧有甚麼、就可以拿甚麼來、　是、老爺那把酒鑽、是老爺收着了麼、　是在那櫃子裏頭榻板兒上了、和趕錐在一塊兒了、拿茶來、　喳、　斟酒、　是、　拿烟捲兒來、　你替我送送這位老爺罷、　是、大夫走了、叫我告訴您說、那麪子藥、叫分三回吃、務必要臨睡的時候吃纔好、還說叫忌生冷、　怎麼剛纔他沒告訴我說呀、　怕大夫是纔想起來罷、　那麼

趕晚上、你服侍我吃就是了、　是、老爺喝粥不喝呢、　得了就拿來罷、把梨也拿來、　老爺、大夫不是吗忌生冷了麼、　哼、那麼就不要了、是、

第八章

過兩天我要上居庸關去、回頭的時候、就順便遶到西山去、逛一逛那一帶那有好景致的地方、然後再回來、你願意跟我去麼、　怎麼不願意去呢、就是老爺赴湯投火去、我也要跟了去的、　你從前上那兒去過沒有、　是、去年跟着別位老爺去過一盪、老爺是打算坐轎子去呀、還是騎牲口去呢、　我是怎麼着都行、這盪打算要帶太太逛去、所有應用的各樣兒的傢伙、你先都說給我聽聽、　旣然太太也要去、那實在得多帶些個東西、怎麼呢、從這兒起身一住店、有一件老爺想不到

得用的東西、爲太太可是很要緊、就是太太忽然若是走動的時候、怕是沒有個方便地方、　那麽怎麽着好呢、　我們這兒的娘兒們走路的時候、都是自己帶着個馬桶、所以這邊也得帶着那樣兒東西、若不然、就帶上一塊很寬很長的布、再拿上四根竹杆子、趕到了店裏住下之後、可以在院子裏擠起一個帳房來當茅厠、也使得、　啊、敢情還有這麽件不方便的事情哪、　我還告訴老爺說、別說是鋪蓋傢伙得帶上、就連太太吃的東西、也得多帶些個去、倘或老爺要上湯山洗澡去、那就得多躭悞幾天工夫了、在那兒住着、用的東西、自然是更得多了、　那麽明兒個你先雇停當了一頂轎子、和一頭騾子、回頭你再細細兒的想一想得帶甚麽吃的、你就都預備出來、裝在一個簍子裏、爲得是帶着方便、　是、這帶東西的那層、老爺倒不必操心、有小的了、該帶

去的東西和吃食趕都歸着好了、小的覓雇一輛車、都裝在車裏頭、小的又照看着東西、又坐車、那就都很妥當了、

第九章

啊、好容易我今兒纔租妥了一所兒房子、本來是一個小廟、那個屋子可很乾淨、房錢也不大、　是在甚麼地方、有幾間屋子、　在齊化門外頭、日壇西邊兒、我可不知道那個地方的地名兒叫甚麼、那房子是三間正房、有四間廂房、還有兩間倒座兒、東嘎拉兒裏有厨房、和你們住的屋子、茅房是我搬了去之後、我得找個地方蓋一間、　那麼老爺打算多咱搬呢、　我打算今天就趕緊的挪過去、爲得是到那兒給房錢的時候、解月頭兒起好算、　那麼小的今天得趕緊的把東西先歸着歸着罷、　哼、你先把這零碎東西、挪到院子裏去、把地毯拿茶葉先掃

一回捲起來拿繩子綑上、後來那書槅子和櫃子、還有其餘的那些個粗重的東西、你挑那皮剌的、都裝在那個劉二雇來的大車上罷、　是、老爺外頭的那些個小物件、是我想要裝在一個大傢伙裏、叫苦力挑了去倒妥當、　很好、可是那些個磁器、可得好好兒的拿紙包上、那床若是不好搭、可以卸下來、等拿過去、到那兒再安上、然後再把帳子還照舊的撘上、　老爺從先掛那些對聯和扁幅的那個釘子、是都得拔下來麽、　哼、嘿、嘿、你留神、看墻上的土掉下來、你怎麽不拿鉗子拔呢、倒拿鎚子打呢、　是、　嗳、你和苦力說、小心出大門的時候、磨傷了桌子、　是、那麽我也跟着東西一塊兒去、先把東西都照舊擺好了罷、　那先不必、等那兒掃得了之後、鋪上地毯、那桌子、椅子、就先暫且散擱着、等我過去再調度安置、若你一個人兒弄不了、找個夥件兒幫着也

使得、務必儘這一天、都挪過去纔好哪、　是、

第十章

今兒天氣好、也沒風、把衣裳得曬曬、　是、老爺連那被窩一塊兒都曬麽、　哼、你先拿根繩子、起這根柱子、拴到那棵樹上去、趕拴好了、把衣裳搭在繩子上曬一曬、　是那麽那皮箱和箱子、都得搭出院子裏去罷、　哼、給你鑰匙、你自各兒開罷、那衣架子上掛着的那些個皮襖、皮褂子、斗蓬、是得在背陰兒地方晾晾、　是、老爺我已經把衣裳都抖摟好了、曬上了、請您去看看、　哼、那麽我去瞧瞧罷、這是怎麽了、我不是說過、那皮衣裳、是得晾麽、怎麽你和別的衣裳、都掛在一塊兒了、難道你不知道、皮東西一曬、毛稍兒就瞧了麽、　喳、那麽着小的找根棍兒穿上、掛在那釘子上罷、　那就對了、回頭你還得好好兒的抖晾抖晾、

是、那些個衣服、也得分出裌的和棉的來、　這是棉衣裳、你從這一頭兒搭起、一直的搭到那一頭兒去、　是、我想到了晌午、都翻一翻、把那曬過的、也倒一倒、把那背陰兒的、都叫他向陽兒、您說好不好、　那都很好、你現在都把他弄完了、把那箱子磕打磕打罷、　是、老爺想曬到甚麼時候、就得收起來呢、　等太陽壓山兒的時候、不差甚麼就都得收起來了、可是你還得把那根繩子、拴到屋裏去、叫他們透透風是要緊的、不然那羊毛織的東西、若是把暑氣藏在裏頭、往箱子裏一擱、寶色就掉了、那可就都糟了、　是、那麼着那綢子緞子的呢、　那也是一樣、所以今兒晚上、就這麼先擱着罷、趕到明兒早起、再照舊的擱在箱子裏、一層一層兒的都墊上紙、下上潮腦、拿包袱蓋上、四周圍都掖嚴了、再蓋上蓋兒、不然潮腦就走了、　是、　來、把那繩子還照舊

的繞起來掛在那堆房裏樑上去、　是、老爺我忽然想不起來那東洋衣服的疊法了、　啊、你眞是個廢物、我那麽用心的教給你、怎麽又忘了、太沒記性了、你瞧、是這麽疊、你先把左底邊疊上、再把右底邊折在上頭、然後再把衣裳一攏、把領子合上、摩挱平了、倆袖子往兩邊兒外頭一折、然後再一合就得了、　承老爺的指教、

第十一章

來、　喳、　明兒個我要請客、你出城定地方去、　您打算着請多少位客、　我想有十位客罷、　這麽說、飯莊子比飯館子好、　這兩處有甚麽分別呢、　飯莊子是成桌的、飯館子是成桌的也有、零要也可以、若是請的客多、倒是飯莊子好、　成桌的是甚麽、　成桌的都是八大碗、四冷葷、另外愛添甚麽小吃兒、那是隨便再要、　那麽零要呢、　那是

人喜歡吃甚麼東西、隨便叫他現做、　那麼還是成桌的爽快、可是定的菜、要淸淡的、不要油膩的、　老爺想是那幾樣兒菜、合衆位的口味呢、　那些個菜名兒、我可叫不上來、你總要挑那不膩的、斟酌着定就是了、總要一百吊一桌的纔好、酒是要黃酒、不要燒酒、　打算聽戲不聽呢、　聽說中國人請客、總是要聽戲的多、我也要照那麼辦、　官座兒若是現在立刻定、還怕沒有、若是沒有的時候、定桌子行不行、　那也使得、定官座兒、可總找那不吃柱子的地方纔好、　是、那麼上場下場、都不論罷、　總是下場好、上場有那個鑼討厭、還有我這兩天聽戲、瞧見對面兒官座兒裏、有一個人吃東西、那也可以麼、　怎麼不可以呢、那總是有相公陪客坐着的時候、吃東西的多、　甚麼叫相公、　您沒瞧見常在戲台上傍邊兒站着的小戲子、長得那麼很標緻的麼、

啊、我想起來了、不錯、有這麼項人、那是幹甚麼的、　他們也唱戲、也陪酒、若是老爺要看、明天到飯館子裏、可以發一個條子、叫他們一兩個來陪酒、那也很助酒興了、　這也倒有趣、　老爺若是喜歡武戲、就聽梆子、喜歡文戲、就聽二黃、　還是聽二黃好、　那麼聽三慶啊、是聽四喜呢、　聽四喜罷、　那麼我這就定去罷、　啊、還有那跑堂兒的酒錢、和戲價、明兒個就起你手裏給他們就是了、　是、

第十二章

那十塊錢換來了麼、　是、都換來了、　換了多少錢、　換了一百一十四吊四百錢、　合多兒錢一塊、　合十一吊四百四一塊、　怎麼此昨兒個倒多換了、　是、今兒個銀盤兒長了、　怎麼又長了呢、　是因爲行市下來的大、　這是誰定的行市呢、　老爺您不知道、這前門外頭

珠寶市有一個銀市、見天一清早、所有京裏錢鋪的人、都到市上買銀子賣銀子去、若是這天市上的銀子多、行市就落、若是銀子少行市就長、趕他們買賣定規了、合多少錢一兩、這錢數兒、就算今兒的行市、九城的錢鋪、都按着這一個行市、每天買銀子的賣銀子的、不能一定、一天是一個行市、　那麼一塊洋錢、合多少銀子呢、　通行都是按七錢銀子一塊合、說的可是那貿易的洋錢、和鷹洋是一個樣、那一圓的、少換一點兒、在平常用的時候、可也沒甚麼分別、那麼給您這票子、這都是和豐本出的、　這票子上的錢數兒、怎麼這麼宗寫法呢、我簡直的不認得、　是、這是五拾吊一整張、這是拾吊一張的、這是零的五吊的、四吊的、三吊的、兩吊的、這是那、四百四十錢的零兒、　是了、我各人點點這票子、　您點了對不對、　不錯、都對了、可是這個五拾吊一張的、

不好使喚、你拿去取五吊錢的現錢、下剩的破了零的來、　是、還要他本鋪子的麽、　若是他本鋪子沒零的、磨別處的也使得、總要那字號靠得住的要緊、　那是自然的、都磨四恒家的、可就妥當了、　那麽你就辦去罷、

第十三章

你上那兒去了、　剛纔有小的一個本家的哥哥、從鄉下來、找小的、說是小的的母親病得很重、他把小的搭出去說了會子話、所以躭悞了這麽半天、沒得稟知老爺、　你這都不像話、無論出去多大工夫兒、你都應當告訴我說、　是、小的後來再不敢這麽大意了、還有一件事、小的要告幾天假、回家瞧我母親的病去、　眞是你母親病了麽、不是告謊假呀、　小的天胆、不敢咒我母親有病、　既是眞的、你打算告幾天

的假呢、若是我母親病不礙事、小的三兩天就回來、萬一小的的母親有個好歹、那就怕是得多躭悞幾天了、你走了有替工沒有呢、小的有個朋友、他在法國府裏當過跟班的、小的可以把他找來替幾天、那個人怎麼樣、他沒別的不好、就是吃幾口烟、哼、我不要吃烟的、這麼辦罷、你不用找替工了、可以叫吳老爺的跟班的、代管幾天罷、那更好了、你打算多咱走呢、若是老爺肯放小的去、我就今兒晚上趕出城去、你既打算今兒個趕出城去、現在天不早了、你就別愣着了、快歸着東西罷、還有一件事、求老爺把下月的工錢支給小的、我沒那麼些個錢、不能都支給你、先給你三塊、另外我賞給你一塊錢、謝老爺的恩典、那麼你現在把吳老爺的跟班的找過來、把這屋裏的事、都交代明白他、再把昨兒個破的那個燈罩子找出來、

交給他、叫他明天照樣兒配一個來、　是、

第十四章

明天有一位客人要來、你帶着苦力、把上屋裏拾掇出來、　是、那三間有一間棚都破了、棚架子也掉下來了、墻上的紙、因爲犯潮、都搭拉下來了、　哼、不錯、不錯、那麼得叫裱糊匠來糊糊罷、　是、老爺您收着銀花紙了不是、　有好幾刀了、底半截兒牆、得糊外國紙、棚上四面兒、都拿藍條紙鑲上、　嗻、還得買十幾根秫稭、紮架子哪、　哼、那麼一天可以報結麼、　現在天長、一天總可以完了、　那搭交手、還得偺們給他預備杪稿麼、　那是他們各人帶來、　還有甚麼得買的、　就是還得買打鏡子的麵、和竹籤子、還有蔴繩兒、這三樣兒東西、　現在你先把外頭屋裏那兩間、好好兒的掃掃、棚上若有蜘蛛網、可得掃乾淨了、把

牆上的土都胡拉下來、把槅扇都撢淨了、把窗戶上的玻璃也擦一擦、然後拿墩布蘸上水、擰乾了、把地板都擦了、可小心着、別拿墩布髒了牆、你就辦去罷、　是、　來、　喳、　現在來了信了、不行了、客人回頭就到了、　那麼棚還沒糊了、可怎麼好呢、　這麼着罷、你就趕緊的先拾掇出來、就讓客人先將就着住罷、　是、　你聽大門外頭車站住了、光景是客人來了、　回老爺知道、可不是客人來了麼、　我先迎出去、你就叫苦力快打掃屋子、你出去搬行李去、　行李都搬進來了、請客人點點件數對不對、　客人說都對了、　還有趕車的說還攏他兩塊錢的車錢哪、　把這兩塊錢給他拿出去罷、你去瞧瞧、若是屋子拾掇出來了、你把這行李、挪到那屋裏去安置好了、再來沏茶打洗臉水、　是

第十五章

怎麼了、燈罩兒又炸了、　可不是麼、又壞了一個、　我常告訴你說、剛點上的時候、燈苗兒要小、趕慢慢兒的、再往大裏捻、你老聽不進去、太沒記性了罷、去年就幹過這麼一回了、老改不了、總是你沒把我的話、擱在心上、這是怎麼個理呢、　也是小的一時沒留神的緣故、　你不止一時沒留神了、永遠沒小心過、就拿去年冬天說罷、爐子永遠沒乾淨過、趕今年撤了火了、爐子裏頭的剩煤、也不弄出來、爐子也不刷上黑色、就扔在那堆房裏了、趕後來日子多了、全上了鏽了、還有那個煤、就在院子裏那麼堆着、不定那一天就許着了、　那是我不知道、　莫非你是瞎子麼、　那是苦力的事情、不是我應管的、　你別滿嘴裏胡說、你不會呌苦力收起來麼、　我告訴過他好幾回了、他老不聽、　你別混遮掩、你向來是嘴硬、　我怎麼嘴硬了、　那麼我問你、昨兒個我

回來、你上那兒去了、　我任那兒沒去呀、　那麽我這屋裏瓢朝天碗朝地的、招了好些個蒼蠅、你也不管、那是怎麽了、　是因爲我有個朋友來了、就悞了一會兒的工夫、沒能拾掇、　我不管那些個、起今兒往後、我出去的時候、你總要把屋子拾掇俐儸了、把衣服給疊好了、小爐裏燒上炭、拿灰培上、瞧有甚麽使不得的東西、該倒的該扔的、就都倒了扔了、那纔是有眼裏見兒、哪覓等着挨說纔幹哪、那還算人麽、還有你常愛砸東西、也不是事、近起來又添了一樣兒毛病、你有朋友來、把我的各樣兒的東西拿出去用、這還像事麽、　我多咱拿您的東西了、　你別不認帳、昨兒個你拿我的茶葉、我悄悄兒的進來瞧見了、　我沒拿、　你說你沒拿、我現在到你屋裏搜一搜去、　您竟管去搜、　你瞧瞧、這是甚麽、你還狡情麽、　那是我各人買的、　這兒有眞贓實犯、

你還不肯認帳、你滾出去罷、我不要你了、　老爺別生氣、是小的拿老爺的東西了、求您寛恕罷、　你旣認了、我還要你就是了、後來再若有這些毛病、一定立刻得走出去、　是、給老爺請安、謝您的恩典、

第十六章

回老爺知道、馬籠頭壞了、　是那個地方壞了、　是嚼子那兒壞了、那麼你拿到鞍粘鋪裏去收拾收拾、　是、　還有近起來所有鞍子、馬鐙、肚帶、這些個傢伙、都髒的了不得、怎麼你也不拾掇啊、　沒有的話、那天都拾掇、　那麼那上頭的鐵活、怎麼會上了鏽呢、　那是沒用磚麪子擦的緣故、　我這幾天騎馬出去、馬的脚底下彷彿是發軟、老愛打前失、那是怎麼個緣故、　不錯、我也覺着是有那麼點兒毛病、　我想光景是馬掌掉了、或是釘錯了、也未可定、　那麼我今兒個拉到獸

醫椿子上去再從新釘一回罷、　也好、還有一件、馬怎麼老不上膘呢、怎麼不上膘、老爺瞧不出來就是了、　我很瞧得出來、我知道、你是夜裏不餧的緣故、若是馬再不長肉、我可就不叫你包餧了、　老爺別這麼說、所有麩子、黑荳、紅高粱、棒子、草、沒不餧足了他的、　我今兒早起瞧見馬棚外頭、地下、汪着好些個水、那是甚麼水、　那不是我弄的水、那是管洗澡房的他幹的、　那麼你把他叫來、　是、我就找他去罷、老爺現在要洗澡麼、　我先問你一件事、你怎麼把澡盆的髒水、都倒在馬棚外頭了呢、　不是倒的、是因爲溝眼堵住了、水漾出來了、那麼你得把那溝眼通開纔好哪、　是、我回頭就通去、可是、今兒個不是您洗澡的日子麼、　你燒得了洗澡水了麼、　是、都倒在洗澡盆裏預備好了、　那麼你拿着手巾和胰子、跟我去罷、你先前頭走一步、等

我解完了手兒就去、　是、　你可要把澡房的地板都刷乾淨了、別弄的那麽溜滑的、　是、　老爺水熱不熱、　熱一點兒再對一點兒涼水、　你給我搓搓澡、　是、　油泥多罷、　不算很多、　那麽你給我擦乾淨了罷、　是、

第十七章

我現在要上上海去、你把東西都歸着起來、　老爺打算多宗晚兒起身呢、　一兩天就要動身、　那麽這粗重的傢伙、也都帶了去麽、　不咖、那我打算託朋友、都把他拍賣了、等我今兒晚上連夜、把拍賣的和留着的分出來、再打點罷、　我先把這箱子騰空了、把這零碎兒都揷在裏頭好不好、　好是好、趕揷在裏頭之後、可得拿滑藉或是棉花揎磁實了、別叫他在裏頭搖搌纔行哪、　那是自然的、還有那些衣服怎

麼樣呢、　那等着歸在那皮箱兒裏軟片一塊兒打包、　那就是了、
那書槅子上的書、和字帖、條幅、都拿紙裹上就行了、　那匾額、竟把字
撤出來、那架子不好帶、可怎麼辦呢、　那就先擱着罷、　老爺、箱子都
裝好了、那麼把蓋兒蓋上、可以就先釘死了罷、　可以可以、你把那張
紅紙遞給我、寫個籤子、貼在箱子上、　那皮箱還得上鎖、拿馬蓮包包
上、然後拿繩子綑上、可就省得車磨了、　不錯、那繩子扣兒、務必要勒
死了、看上車之後撓蕩開、你快打發苦力去買兩張油紙來、包那綢子、
喳、那軟帘子摘下來捲上不好麼、　也好、還有那把旱傘、也套上罷、
再把這文具都裝在白拜匣裏、　現在把您的鋪蓋、也都捲起來罷、
把夾被棉被都疊起來、裝在褥套裏、那褥子明兒個還要鋪在車上哪、
是、明兒個把那個馬蓮包的箱子、煞在後車尾兒上、您想怎麼樣、

使得罷、那磁器得拿紙蘸上水糊上、再裝纔妥當、　這個法子更妙了、
回老爺知道、某老爺打發人給您送了送行的禮物來了、　拿進來、
給他拿出個片子去、叫他回去道謝就是了、

第十八章

你幹甚麼來着、　我在花園子澆花兒來着、　那花兒開的怎麼樣、
現在正是盛開的時候、開的好看極了、　怎麼你這手上這麼些個泥、
我是在花園子弄土來着、　你回頭吃完了飯、我要打發你送禮去、
是給那宅裏送禮去、　是給後門徐老爺送禮去、　那麼小的這個
工夫兒、先剃頭去罷、　哎、你別竟剃頭、還得打辮子哪、　剃頭和打辮
子、那是一回事、　你還得換上乾淨點兒的衣裳、平常在家裏做粗活、
那原不講究、到別的宅裏去、總得要撒俐纔是樣子哪、　靴子、帽子、小

的可沒有、　你可以和夥伴兒們借一頂帽子、一雙靴子就得了麽、你就快拾掇去罷、別磨稜子了、　老爺小的都拾掇完了、有甚麽話、請老爺吩咐罷、還有那禮物、您都打點出來了麽、　你瞧、這是四匣子東西、這是我的職名、　那麽小的得雇一輛車去罷、　不行、這裏頭有嬌嫩東西怕車撴、若不然、就叫苦力挑着跟了你去罷、　喳、那也好、　趕你到那兒就說、這是我們老爺新近打外頭回來、帶來的土物、奉送這兒的老爺用、務必把職名給留下、然後你就回來、　是、那麽小的這就去罷、　啊、還有你到花園子去、掐幾朶花兒來拿着、順便到吳宅、給那位老爺送了去、＊　老爺、小的回來了、　徐老爺在家了麽、　是在家了、把小的叫進去了、說是老爺起外頭大遠的帶了點兒東西來、留着自己用就結了、又何必費心惦記着我呢、實在我心裏不安得很、這麽着給

了得一個回片子、給老爺道費心、是了、你手裏拿着的那紅封兒是甚麼、可是、小的還要回稟老爺哪、這是那兒的老爺給小的一個賞封兒、小的原不敢接、徐老爺說、你只管拿着、若是不接、我就有了氣了、小的這纔勉强接過來了、好、好、你歇歇兒去罷、

第十九章

你洗完了臉了麼、洗完了、我要叫你買東西去、買甚麼東西去、我要買口蘑大蝦米和掛麪、是買四牌樓的麼、別買四牌樓的、那幾個鋪子的東西、連一個好的也沒有、那麼我出城買去罷、你出城要買前門大街、路東那個海味店的纔好哪、不錯、那兒的東西可好、就是貴一點兒、貴一點兒也有限的、您是要買多少呢、我要買一斤口蘑、斤半大蝦米、十子兒掛麪、可是那口蘑多兒錢一斤、有

六吊四的、有四吊八的、　賤的東西總次罷、　那是自然的、　那麼買那貴的罷、分兩可叫他們邀足了、　他們不敢短分兩的、　那些買賣人的習氣、都愛要謊價、你也別竟聽他們要、總要還個價兒、　老爺不知道、他們那大字號、都是言無二價、不敢要謊的、　那就是了、另外你打城外頭、再給帶些個鮮菓子來、　老爺打算要買甚麼鮮菓子呢、杏兒和李子還有沒有了、　那兩樣兒菓子、現在可沒了、　那麼就買梨、桃、平菓、莎菓子、檳子、脆棗兒、葡萄、這幾樣兒罷、　一樣兒買多少呢、　買一斤葡萄、一斤棗兒、下剩那些個菓子、每樣兒買十個就得了、是、　你帶這四十吊錢的票子去、除了買這些個東西、剩下錢、想着再買冰糖和藕粉來、　是、那麼小的現在就去麼、　等一等、這兒還有十吊一張的退票、你給珠市口兒那個萬順皮貨舖裏帶了去、告訴他們、

這是一張假票子、叫他們立刻給換上、交給你帶回來、 老爺怎麼知道是他們的退票呢、 我收着他們了、並且這是前幾天、我到他們那兒買東西去了、他們找給我的、 老爺打那麼沒別的事了麼、 還有事、趕你回頭的時候、順便到那個熟裁縫舖裏、問一問我定做的那件衣服得了沒有、若是得了、你就拿包袱包上、帶回來了、

第二十章

張福、 喳、 你來我有話和你說、 是、老爺有甚麼話吩咐、 現在有一位老爺、陞到廣東作領事官去、要找一個跟班的、我打算把你薦給他、你願意去不願意去、 蒙老爺的抬愛、小的願意去、可不知道得去幾年、 那位老爺、大概得在廣東三年、他願意你跟他在那兒三年、你的意思怎麼樣、 那倒可以的、 可有一層、若是將來滿了三年、那位

老爺陞到別處去、他可以給你船價、把你打發回來、若是不到三年、他不要你了、也是他給你船價、叫你回來、倘或沒滿三年、你自己不幹了、要回來、那可是你自備盤費、他是一概不管、　是、小的都明白了、　還有工錢那層、那位老爺說、每月給你十塊錢的工錢、四季的衣服、都是他管、你想怎麼樣、　十塊錢的工錢、小的也倒願意、就有兩層、求老爺給說一說、　是那兩層呢、　一層是先求那位老爺、支給小的十塊錢安家、還有一層、每月小的的工錢、得起京裏兌給小的家裏五六塊錢、就省得小的打外頭往京裏帶錢囉瑣了、　那我給你說一說、也倒可以行、可是先支給你這十塊安家的錢、你想每月是怎麼個扣法呢、那是隨那位老爺的便、每月扣一塊兩塊都使得、　那就是了、　若是那位老爺都答應這兩層了、小的願意每月起老爺手裏、兌給小的家

裏錢纔妥當哪、　那都好說的、趕定規之後、我可以寫個取錢的執照給你、每月初一、你們家裏、可以打發人拿着那個執照、到我這兒來取就是了、　費老爺的心、還有小的走之後、老爺不得另找個跟班的麼、小的有個親戚、可以來伺候老爺好不好、　你這個親戚多大了、　他今年十八歲、　當過跟班的麼、　是、他原先在俄國公館當過跟班的、那件事先挨一挨兒再說罷、因爲現在有一位老爺、給我薦了一個人、一兩天可以來試一試、若是不行、再叫你那個親戚來罷、　是、小的竟聽老爺的信兒就是了、　你這兩天、先把我的東西都歸着齊截了、好交代給新手兒、把外頭首尾的事情、也都要算淸了、　是、若是定妥了、小的可以多喒上工呢、　脚下離月頭兒還有八天、那總是下月初一上工罷、　那就是了、

章程

官話指南第四卷

官話問答第一章

這是我們新任的欽差大人、特來拜會王爺、中堂、大人們來了、　啊、久仰久仰、今日幸得相會實在是有緣哪、　我們大人問王爺、中堂、大人們好、　啊、托福托福、請欽差大人上座、　我們大人說不敢那麼坐、還是請王爺上坐罷、　那如何使得呢、大人今日是初到敝署、該當上坐的、　我們大人說、既是那麼着、就從命了、　理當理當、大人是幾時到的京、　我們大人、是貴國本月十六到的、　我們久已就聽說、這位大人處事公平、尤重和好、如今旣來駐劄敝國、遇事必能持平和衷商辦、於兩國商民、均有利益、何幸如之、　我們大人說、承王爺、中堂、大人們過獎、實在是自愧才短、謬膺重任、諸事還要求王爺、中堂、大人們指教、

大人實在是太謙了、我們遇事、還要請教大人哪、　我們大人說不敢當、　請問這位大人、今年高壽了、　我們大人、今年六十一歲了、　大人年逾六旬了、精神還是如此的强健、實在是養法好、　喳、　擺點心菓子、快盪酒來、　我們大人說、今日是初次到貴衙門來、那兒有就叨擾的理呢、　大人這話說遠了、我們今日和大人雖是初會、就如同故交一樣、況且這不過預備一點兒粗點心、爲得是彼此可以長談、請大人賞臉、不必推辭、　我們大人說、叫王爺、中堂、大人們、如此費心、實在是於心不安、　那兒的話呢、這實在是不成敬意、請大人別見怪、　豈敢豈敢、我們大人說、這太盛設了、　這有甚麼、這實在的不成格局的很了、　我先敬大人一盃、　我們大人說、那實在不敢當、　大人請坐罷、　我們大人還要回敬王爺一盃、　那我可眞當不起、　那麼

我替我們大人回敬王爺、中堂、大人們一盃罷、　閣下是客、我們如何敢當、還是我們自己斟罷、　那麽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隨便隨便、請大人嚐一嚐這個點心、　我們大人說、請王爺、中堂、大人們別周旋了、還是自取倒好、　若是大人肯依實、我們也就不布了、　我們大人說、決不會粧假的、　那更好極了、　請大人再用一點兒點心、　我們大人實在是彀了、　那麽請大人過那邊兒屋裏坐罷、　我們大人請問王爺、中堂、大人們、那國書可以幾時呈遞、　那層是等我們這一兩天之內、奏明皇上、請旨定於何日、然後再照會大人就是了、　那麽竟候王爺的信就是了、　就是、　我們大人現在要告辭回去、　何妨再多談一會兒呢、　我們大人是還有些緊要公事、得趕緊回去料理、不能在此久坐了、還給王爺、中堂、大人們道費心、　些須微意、何足掛齒、

實在是簡慢得很、　那兒的話呢、　等改天我們再到貴館去謝步
不敢當、不敢當、請王爺、中堂、大人們留步罷、　請了請了、　再會再會、

第二章

大人這一向好、　托王爺的福、王爺近來倒好、　托福托福、　列位中
堂、大人們、這一向也都好、　承問承問、大人那一天回來好啊、　喳、承
諸位掛心、　今日我們到這兒來、一來是給大人賀喜、二來是謝步、
不敢當、王爺和列位中堂大人們、實在是多禮了、　大人恕我們來遲、
豈敢、這位大人怎麼稱呼、我們還沒會過面了、　可是、我們倒忘了、
你們二位大人見一見、這是新任的欽差某大人、這是我們劉大人、
久仰久仰、　彼此彼此、日前蒙大人光顧、我正告着假了、故此失迎、求
大人原諒、　豈敢、豈敢、大人貴處是甚麼地方、　敝處是江蘇、　大人

現在是那衙門行走、　我現在是吏部侍郎、兼管總理衙門事務、　是、大人貴科分、　我是己卯科舉人、癸未科進士、　大人都是榮任過外省甚麼地方、　我沒作過外任、自從癸未那年僥倖之後、就在翰林院供職、後來放過一次學差、又派過一次試差、　都是放過那省的學差、放過一次四川的學差、後來試差派的是陝西、　大人今年貴庚、今年虛度四十七歲、　大人年歲未及五旬、已經榮膺顯秩、這足見是大人才高了、　過獎過獎、我這不過是僥倖、實在是自愧無才、濫竽充數就是了、　大人太謙了、今兒個我預備一點兒菓酒、請王爺、中堂、大人們、在此多談一會兒、　承閣下費心、我們理當討擾的、無奈今日是有奉旨特派的事件、必須趕緊回去辦理、我們心領就是了、　既是如此、我也不敢强留了、　那麼我們改天再來領教、就此告辭、　勞王爺、

中堂大人們的駕、　那兒的話呢、大人留步罷、　候乘候乘、　磕頭磕頭、

第三章

請大人見一見、這一位是我們新任的欽差大人、今日特來拜望大人來了、　啊、久仰久仰、　我們大人問大人好、　哦、大人好、　我們大人說托大人的福、　貴國大皇帝、一向聖體康泰、　是、我們大人說、敝國大皇帝、一向倒很康泰、請問貴國大皇帝、一向聖駕安康、　是、敝國大皇帝、一向倒很安康、請大人上坐、　我們大人讓大人上坐、　豈敢、大人到此、理當上坐的、　我們大人說、這實在是膽大了、　請坐請坐、請問大人、是幾時由貴國動的身、　我們大人、是敝國上月初十動的身、一路倒都很平安、　是、我們大人說、托大人的福庇、沿途都很平安、

大人到上海住了幾日、　我們大人在上海、住了不過兩天、就往這麼來了、　沿路上走着、往這麼來、也很遠哪、可不知道有甚麼新聞沒有、我們要請教的、　我們大人說、沿路上的古蹟倒不少、但是關係現在國政的事情、倒沒甚麼新聞、　是、那麼大人上京、定規是那一天、　我們大人、打算後日就要北上、　大人行期、何必如此緊急、　是因爲欽限將滿、不敢久延、　是由水路走、還是由旱路走呢、　我們大人、是因爲行李太多、打算由水路走、　船隻都雇妥了麼、　今日已經打發人雇去了、大約明日可就雇齊了、　告訴大人說、我可以派兩個武弁、帶領二十名兵丁、護送大人到通州、　我們大人說、大人如此費心、實在是感謝不盡了、　豈敢、大人到此、我這是該當効勞的、　我們大人說實在領情、　那麼我今晚就發文書、咨報總理衙門、就提欽差大人、

是後日由水路北上就是了、　那好極了、我們大人今晚也有文書到京裏敝國公館去、　那更妥當了、　我們大人現在要告辭回去、　請大人再畧坐坐兒、多盤桓一會兒、　我們大人還有點兒公事、得趕緊回去辦理、　那麼勞大人的駕、我明日再回拜大人去就是了、　我們大人說、不敢勞動大人的駕、　該當的、　大人留步罷、　候乘候乘、磕頭磕頭、

第四章

我今日來、一來是回拜大人、二來是給大人謝步、　豈敢、大人實在是多禮、　那兒的話呢、是該當的、大人榮行準在明日麼、　是、明日一準起身的、　船隻想都齊備了、　是、俱已齊備了、　那麼明早、是在何時啟節呢、　大約就在巳初罷、　那麼我明早辰正過來送行就是了、

那實在不敢勞動了、今日偺們一見、就都有了、等後來我再來之時、或是大人上京、偺們可以再多盤桓幾日、　旣是如此、我就遵命不過來了、　豈敢、大人約摸可以幾時到京去呢、　大概今年冬子月底、可以到京去、彼時必當到貴館拜會的、　倘或大人上京之時、請您先期賞我個信、我便當掃榻以待、　豈敢、要去之先、必然要預先奉告的、　還有一件事托咐大人、　大人有甚麼事、只管吩咐、　豈敢、我們這個領事官、人甚年輕、況且又是初次當差、尙欠歷練、倘有不到之處、求大人擔待些個纔好、並且還要求大人諸事指教、俾伊有所遵循、則我感同身受矣、　大人太謙了、這位領事官、人雖年輕、才情敏捷、數月以來、我風聞所辦的交涉事件、均甚妥善、我心中實在佩服得很、不過是在敝國年分尙淺、於敝國制度風土人情、恐還不能周知、倘有不甚明白的

事情問及於我、我必要詳細告知的、以副雅囑、　大人實在是過加獎譽了、他這不過是學習當差而已、　我現在還有公事在身、就要告辭了、那麼偺們就等在京裏相會了、　是、趕大人到京之後、還要求賞給一信、以慰遠念、　是、到京之後、必有信奉致大人、　那麼明早我就派武弁、帶領兵丁到此、聽候大人指使就是了、　豈敢、實在承大人的盛情了、　該當的、大人請留步罷、　請了、再會再會、

第五章

中堂大人們都好、　承問承問、閣下這一向好、　托列位大人的福、這一向倒很好、　閣下請坐、　中堂大人們請坐、　這一向公事忙不忙、　這一向倒不甚忙、　閣下今日到此、有何公事見諭、　今日我是奉我們欽差大人的委派、到貴衙門來、有件面談的公事、　哦、請說一說、

是件甚麽事呢、　因爲上月有敝國一個繙譯官、領有護照、到某處游歷去、趕他到了那個地方、就住在一個店裏頭了、誰知那兒的百姓、少見多怪、每日三五成羣、在店門口兒擁擠觀看、其中還有口出不遜者、並且儆國繙譯官、風聞那些個百姓、有意滋事、因爲那個店、離汎官衙門不遠、於是他就到汎官衙門去、意在面見汎官、請他設法彈壓、免生事端、誰知那個汎官、竟自托病不見、敝國繙譯官無法、就又到知縣衙門去拜會、趕他到了知縣衙門、把名片投進去了、等候許久、門丁出來說、知縣陪客說話哪、不能接見、這麽着敝國繙譯官、就回店裏來了、次日清早、他又到縣衙門去請見、有一個姓王的書辦出來、把他讓到科房裏去了、王書辦問他的來意、他就將百姓有意生事、打算請知縣設法保護的話、說了一遍、王書辦說、因爲知縣現有公事在身、不能接見、

敝國繙譯官就說、既是知縣公事煩冗、我也不便請見、不過求閣下將此事回明知縣、就提我請他趕緊彈壓、免生意外之事、是要緊的、王書辦滿口應允、然後敝國繙譯官、就告辭回店裏去了、誰知他在店裏又等了兩日、並沒音信、百姓越聚越多、信口胡言、勢必要鬧出事來、他看情形不妥、就一面發稟帖、稟報我們欽差大人、一面他就起身到府裏去、打算面求知府、轉飭知縣、妥爲保護、可不知道到府裏去辦理如何、但是我們欽差大人接到他的稟帖、十分詫異、因想各國人民到處游歷、既領有護照、地方官就應當照章保護纔是、此事不但載在條約、而且屢次奉旨飭令各省督撫、轉飭各地方官、恪遵條約、保護洋人、何以各省督撫、倒能遵守條約、而地方州縣、仍是以保護之責、視爲無足輕重之事、令人實不可解、如今我們欽差大人、就求王爺、中堂、大人們、再

咨請各省督撫大人、轉飭所屬、後來若是有外國人帶着護照、到處游歷、地方官總應當加意保護、以符條約、是要緊的、　是了、閣下回去、可以告訴欽差大人說、這件事我們明日就行文到那兒去、請該省的巡撫、要查問那個知縣和那個汛官、究竟他們是爲甚麼不肯接見、及不設法彈壓的原故、若是查出他們有辦理不善之處、必須將他們開參的、並且我們還可以再行咨請各省督撫、嚴飭各州縣、日後若有洋人到各地方游歷去、總要按照條約、加意保護、倘或有不肯盡力保護的、一定要指名奏參的、　是、中堂大人們、如此費心、敝國的官民、實在感謝不盡了、　那兒的話呢、　這是我們該當盡力的、　那麼我回去、就遵照中堂大人們的話、回明我們大人、就是了、　閣下回去、替我們問欽差大人好、　是、回去都替說、　請了、請了、　再見、再見、

第六章

今日我是奉了我們大人的委派、到貴衙門來、和王爺、中堂、大人們、說知一件公事、　啊、是甚麼公事呢、　因為是上月、有敝國的一隻火輪商船、船名風順、由上海往天津來、行至葛沽的上邊兒、撞壞了貴國停泊的一隻商船、趕到風順輪船到天津之後、船主業將此事禀報敝國領事官了、並且禀明了、那隻中國商船、停泊的地方、有礙輪船往來之路、說是既然那隻商船、不按河泊章程停泊、此次被輪船碰壞、便不應認賠的、後來敝國領事官、接到貴國道台的照會、說是據中國船戶周立成禀報、該商船正在葛沽水面上行走之間、敝國風順輪船、由後面來將該商船撞壞、船舵已經撞折了、船幫也撞壞了、彼時敝國領事官照復道台、就提風順船主、已經禀明了、說是中國那隻商船、是在河裏

灣着了、因他停泊處所、有礙輪船往來之路、以致被碰、按照河泊章程、是不應賠的、但是現在兩國應當先彼此派員、會同到碰船之處、查看一回、然後再議應賠不應賠的事、這麼着道台就派了一位委員、會同敝國繙譯官、到碰船的地方查看了一回、那個船戶周立成原稟的、是把他的船舭撞折了、把船幫也撞壞了、趕他們一看、不過將船舭撞折了、並沒撞壞船幫、這一節、就先與原報不符、又據船戶周立成說、那天他的船、實在是正走之間、被輪船碰的、然而據敝國船主說、那天周立成的船、並沒在河內行走、實在是在河裏停泊、阻礙輪船之路、以致被碰的、道台總以敝國船主之話不足信、以中國船戶之言爲足憑、敝國領事官和道台辯論說、若是以中國船戶之話爲可信、那麼那個船戶、原稟的是輪船將他的船舭碰折了、將船幫也撞壞了、及至一查、不過

將船舵撞折了、並未碰壞船幫、只舉此一端、可見那個船戶的話、不足爲憑了、道台雖然無話可答、到底還是堅請敝國領事官、飭令輪船船主、賠償修費敝國領事官、據輪船船主供說、那個中國船戶、既然不按照河泊章程停泊、致被碰壞、照例是不能賠償的、敝國領事官、若强令該船主賠償修費、實不足以服其心、無奈道台總不以敝國領事官之言爲然、彼此辯論不休、敝國領事官實無法可辦、所以詳報我們欽差大人、請示辦法、我們大人派我來、請問王爺、中堂大人們、此案應如何辦理、方免彼此爭論、　雖然今日王爺不在坐、依我們之見、這案兩造各執一詞、都不可憑信、總應由貴國欽差大人、札飭領事官、由我們札飭道台、叫他們飭令兩造、各尋見證、然後彼此會訊、自然就有個水落石出了、閣下回去、將此節回明欽差大人、如以爲可、就請賜一信來、我

們就給道台行文去就是了、　是、那麼我回去、將中堂大人們所論的辦法、回明我們大人、斟酌可否、再寫信來就是了、　是、就這麼樣罷、那麼我暫且就要告辭了、　請了請了、

第七章

大人這一向好、　托福托福、閣下一向可好、　承問承問、　閣下請坐、　大人請坐、　閣下這一向公事忙不忙、　公事倒不甚多、　閣下今日光臨敝署、是有甚麼公事麽、　是今日是奉了我們領事官的委派、到貴衙門來、商量一件公事、　是甚麼公事呢、　因爲有這本地一個商人、名叫劉雲發、由福州雇定了敝國一隻夾板船、裝載雜貨、運到此處、議定水脚是四千五百塊洋錢、在福州地方、先付過一千五百塊、說明白的、下欠那三千塊錢、是到此處付清、船主當時也都答應了、這其

中並沒有中人行棧經管、倶是他們彼此對講的、趕前四天船到了此處、次日一早、劉雲發用撥船將貨物起下來、裝上了、運到海關門口候驗、然後他和船主說、他先到家去措辦水脚、晚上必回船上來、把下欠的銀兩、都要交清的、他還開了他的住址、交給船主收着、船主看他那個人、是個正經商人、可就答應叫他去了、趕到那天晚上、劉雲發並未回船、直等到昨日晚上、仍未回船、船主就遣人按他所開的住址、到那個地方去找、並未找着、心裏就未免設疑、故此稟報領事官、函致稅務司、若是劉雲發完清稅項、暫且將貨物扣留、等他交清水脚銀兩、再爲放行、後來接得稅務司函復、說若是劉雲發完清稅項、海關沒有暫行扣留貨物之例、此事碍難照辦、領事官恐怕劉雲發忽然交清稅課、海關將貨船放行、這項水脚銀兩、可就無着落了、所以領事官派我來、請

大人函致稅務司、如若劉雲發完淸稅項、暫且把他的貨船扣留、等他還淸水脚、由我們領事官知會大人、轉致稅務司放行、請大人千萬費心、給辦一辦、我們就感情了、　這件事、若以公事而論、劉雲發完淸稅項、海關原無扣留貨船之例、如今領事官旣然託咐我、我不過按着私交情、轉託稅務司、把劉雲發貨船、暫且扣留就是了、趕到他交淸水脚銀兩、請領事官趕緊賜我回信、我好知會稅務司、把貨船放行、這不過是暫時通融辦理、後來不可以此爲例、　大人如此費心、我們實在感謝不盡了、　那兒的話呢、這回頭我就給稅務司發信、　那麼我要告辭了、　請請、　改日再見、

第八章

今日我是奉了我們道台的委派、到這兒來、是和領事大人、說一件公

事、是甚麼公事呢、　因爲前次大人照會我們道台、說是這本地慶長洋貨鋪東家趙錫三、批定了貴國天盛洋行哈喇六十包、立有批單、趕到上月貨到了、洋商催趙錫三起貨、趙錫三藉詞挑剔、不肯將貨物起去、大人請我們道台、飭縣把趙錫三傳案查訊、後來據知縣稟復、說把趙錫三已經傳到案了、據他說去年封河之先、他在天盛洋行、批定了六十包哈喇、立了一張批單、他付過定銀一百兩、言明今年三月初間交貨兌銀子、兩無躭悞、趕到本年三月初間貨到了、天盛洋行遣人去給他送信、他就拿着原樣去到洋行、把貨包拆開、拿原樣一比、內有十包貨樣不符、所以他不肯收貨、要把原給的定銀退回、叫洋商將貨物另行出售、洋商不肯退還定銀、這麼着倆人也沒說開就散了、不料洋商竟自將他稟控、他不肯起貨、實在是因有貨樣不符的緣故、並非

是藉詞推托、我們道台據知縣的稟復、已經照會大人了、後來又接到大人的回文、說是趙錫三在縣署所供的情形、是一面之詞、不足爲憑、請飭縣仍舊叫趙錫三收貨兌銀子、我們道台說、雖然趙錫三所供的是一面之詞、無奈他既供出因貨樣不符、他不肯起貨、如今若是勒令叫他收貨付銀子、實在不足折服他的心、若是一定以趙錫三之言爲憑、洋商又未必肯服、我們道台現在想了一個善法、遣我來和大人商量、打算定規本月某日、我們道台同大人在會訊公所、把原被兩造傳來、叫洋商雇人、把那六十包哈喇抬到公所去、大人和我們道台過一回堂、公同看一回貨物、孰是孰非、自然立判、不知道大人的尊意以爲何如、　此事我原無成見、如今既然兩造各供一詞、難以定案、道台所想的辦法也很妥當、然而以我的愚見、由道台飭令趙錫三、約兩個華

商由我飭令天盛行的東家邀兩個洋商、是日都齊集會訊公所、叫他們四個商人看明貨物、是否與原樣相符、以他們四個人爲憑據、若果他們四個人看明貨樣相符、道台便可飭令趙錫三起貨付銀子、如果貨樣不符、彼時我訊明天盛行主、再和道台商議辦法、愚見若此、閣下以爲何如、　大人所論的辦法、更盡善盡美了、我回去將此節禀明道台、再回復大人就是了、　閣下再坐一會兒罷、　今日是有公事在身、不能久陪、等底下再給大人來請安、　豈敢豈敢、　大人留步罷、　改日再見、

第九章

今日我們領事官委派我來、和大人商量一件公事、　是甚麼事呢、

就是敝國寶昌行掌櫃的朱曉山虧空銀兩的那一案、　那一案前日

我已經照會領事官了、不知道領事官以爲何如、　我們領事官的意思、是這麼着、當初寶昌行聘請朱曉山之時、有祥立、仁和、福順、晉昌、四家具的保單、言明嗣後朱曉山如有虧空等事、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賠還外下欠若干兩、四家保人一律攤賠、各無異議、前日我們領事官接到大人的照會、說現在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一千兩賠還外、下欠四千兩、應着落保家晉昌綢緞舖、賠出銀二千兩、其餘二千兩、着落祥立、仁和、福順、三個洋貨舖保家一律攤賠、我們領事官看大人如此辦法、實有不解、所以打發我來、請問大人、因何不按保單上所說的、叫他們四家保人均攤、怎麼單叫晉昌號多賠、叫那三家少賠呢、　我叫晉昌號多賠、叫那三家少賠、這其中有個緣故、因爲前次我把那四家保人傳來審訊之時、據祥立、仁和、福順、三家舖東說、當初具保單時、雖然

言明、將來朱掌櫃的、如有虧空等事、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賠償外、下欠若干兩、四家保人一律均賠、然而這些年、晉昌號時常有借用朱曉山銀兩買貨之事、其所借用之銀兩、並無利息、所以他這些年、也頗沾朱曉山之光、我們這三家保人、這些年和朱曉山、並沒有交往錢財的事情、向來沒有沾過朱曉山之光、如今若是叫我們都一律攤賠虧空、我們三家實在寃屈、這麽着我又問晉昌東家、他們那三家所說的、是實有其事麽、據他供認、這些年實有借用朱曉山銀兩買貨之事、情實沾朱曉山之光頗多、因此我纔將朱曉山虧空的這四千兩銀子、斷令晉昌號賠出銀二千兩、那三家保人分賠那二千兩銀子、他們四個人都情願具輸服甘結、此事我也並未十分勉强閣下看如此判斷、還有甚麽不公平之處麽　我叫胆說一句話、求大人可別見怪、　閣下有

話不妨明言、　據我看、如此斷法、似乎不甚公平、　有何不公平之處呢、　大人之意、是以爲晉昌號這些年沾過朱曉山之光、所以如今斷令他多賠、那祥立、仁和、福順、三家、向來並沒沾過朱曉山之光、所以斷令他們少賠、依我的愚見、斷此案、總應當據保單上所說的話爲憑、保單上旣然言明、將來賠補朱曉山虧空、應當四家保人一律均攤、如今若單叫晉昌號多賠、不但與保單原議不符、且恐那三家有幸免之詞、似乎不公、至於說晉昌號常借用朱曉山銀兩買貨、並沒利錢、這些年沾朱曉山之光頗多、因此斷作晉昌號多賠、然而晉昌號借用朱曉山銀兩、那是他們的私交情、與此案無涉、斷無因此案、而牽涉伊等私情之理、在那三家保人、希圖少賠錢、原可以任意混供、在大人原不必據他們之言而斷、設若這四家保人內中有兩家沾過朱曉山之光、那兩

家没有沾過朱曉山之光、那麽就應當竟呌這兩家沾過光的賠銀子、那兩家没沾過光的、就可以置身事外麽、所以大人總應當據保單斷令他們四個保人一律均賠、不可有賠多賠少之分、方爲公允、　閣下所說的是據理而論、我所說的、是隨勢酌情權變之法、　大人所說的、隨勢酌情權變之法、那是據理判斷有萬難之處、方可用權變之法、如今此案據理而斷、並無礙難之處、又何必用此權變之法呢、　閣下既然看我所斷的不甚公平、請閣下回去之時、和領事官商量商量、然後偺們再從長計議、也未爲不可、　既是如此、偺們再議就是了、我現在要告辭回去、　忙甚麽、偺們再談一會兒罷、　我還有公事了、偺們改天再會罷、　請了請了、　再見再見、

第十章

今日我到貴衙門來、是和大人面商一件事情、　哦、請教、是甚麼事呢、就是因爲貴國信成洋貨鋪、欠敝國恒裕洋行的貨銀那一案、因爲上回恒裕洋行、稟控信成洋貨鋪的時候、我先把信成的東家王保山傳來問了一問、據他說、這本地富順雜貨棧、欠他有一萬多兩銀子的貨銀、屢次去催討、總也沒還、若是能把那項銀子追出來、除了還恒裕洋行貨銀五千兩、還富餘五千多兩銀子哪、他求我照會大人、飭縣先把富順棧的東家傳到案、把那項銀子追出來、他就可以歸還恒裕洋行的貨銀、我是恐怕恒裕洋行貨銀無着落、所以照會大人、飭縣傳訊富順棧的東家、把他該信成的貨銀追出來、爲得是好歸還恒裕洋行的欠款、昨日大人遣委員楊大老爺到敝館去、說是此案、恐怕是信成東家託出恒裕洋行東家、捏詞代爲控追富順棧的欠款、如果照辦、怕

是開洋商包攬揷訟之端、請我細細的查問明白再議、這麼着我又把恒裕行的東家叫了去、細問了一問、據他說信成洋貨鋪、實在欠他行裏的貨銀五千兩、有帳可憑、他並不知道富順棧該信成洋貨鋪銀兩的事、至於求我照會大人、飭縣傳富順棧的東家、訊追欠款、那實在是王保山的主意、並非是他們倆人商量的辦法、如今我既然查明白了、這其中並沒有毛病、那麼就還請大人飭縣照辦就是了、　大人雖然查明白了、這其中並沒有弊病、總還該當由洋商控追信成、由信成控告富順、各清各帳、方爲正辦、若是隨便牽扯、雖然這案沒毛病、難保後來不滋生弊端、這也不可不預爲防範、大人尊意以爲何如、　我想大人所說的也很有理、不過有一層、請大人吩咐知縣、將來王保山到縣控告富順、知縣把富順棧欠信成的銀兩追出來的時候、先別叫信成

領去、由知縣把信成欠恒裕洋行那五千兩貨銀扣下、其餘的銀兩、再叫王保山領去、大人想這麽辦好不好、　這層我倒可以飭縣尊辦就是了、　既是如此、我明日行文過來就是了、暫且失陪、　那麽偺們改日再見、　請了請了、　再會再會、

第十一章

老兄大喜了、　老弟同喜、　因爲昨日我看京報、知道老兄選上了、所以今日特來給老兄賀喜、　實在勞駕得很了、老弟請坐、　老兄請坐、　老弟這一向官差忙不忙、　這一程子公事很忙、總未得暇、　何以如此之忙呢、　是因爲這一向、竟辦理秋審的事情哪、　秋審也快辦結了罷、　是、也就在這個月底、就可以辦結了、　是、　老兄是幾時驗放、　大概就在本月初十驗放、　缺分怎麽樣呢、　算是個中缺罷、

老兄如此大才、不久便要調首縣的、　那如何敢指望呢、我這初次作官、但願得一簡缺免有竭蹶之虞、若遇一煩難之缺、轉恐才不勝任、必致貽笑大方、　老兄太謙了、　那麼老兄行期、大約得幾時呢、　大約也就在冬子月初間罷、　限期是多少日子呢、　限期原是三個月、若是有緊急的事、也還可以再告一個月的假、在我的意思看、若到臨時、沒甚麼緊要事件、也就無須告假了、　老兄此次攜眷去麼、　我想冬天路上太冷、若是攜眷去、諸多不便、我打算今年我先到任上去、趕明年春天、再遣家人來接家眷去、倒方便些個、　是、老兄這麼辦、倒很妥當、我現在要上衙門去、改天再談罷、　老弟有官差在身、我也不敢久留、等我驗放之後、再到老弟府上請安去就是了、　不敢當、老兄請留步罷、　老弟請走罷、那兒有不送之理呢、　老兄請進去罷、　候乘候

乘、磕頭磕頭、

第十二章

老兄久違了、彼此彼此、老弟大喜了、同喜同喜、我是前日到的家、看見題名錄了、知道老弟高中了、所以今日特來賀喜、勞老兄的駕、那兒的話呢、老兄請上坐、老弟請坐、老兄一路上倒都很好、是、托福、一路都很平安、老弟此次中的很高、足見是學問有素了、承過獎了、這不過僥倖如此就是了、老弟太謙了、此次房師是那位、房師是張太史、都拜過了麼、是、前日座師房師、都拜過了、令弟此次抱屈的很、那兒的話呢、出了房了沒有、是薦卷了、就是因爲詩不妥批落了、這也是一時的科名蹭蹬下次鄉試、一定要取中的、借老兄的吉言罷、您此次進京來、是有何公幹、我是

解銅來了、都交代完了麼、昨日已經都交代清楚了、那麼您此次回省、就可以補缺了罷、今年回省、署事還可以、補缺大概總得明年罷、可是、覆試是多咱哪、覆試是本月二十三、那麼等過了老弟覆試、偺們再談罷、我現在要告辭了、老兄何妨多坐一會兒呢、我是今兒個還要拜客去哪、那麼等過了覆試、我再到府上請安去罷、不敢當、老弟留步罷、偺們改日再會、

第十三章

今日我到府上來、是有奉懇兄台的事情、豈敢、老弟有何見教、是、因爲有我們一個敝鄉親、由四川運來有十數箱川土、托我給他辦這上稅的事情、我也是一概茫然、所以特來奉懇兄台代爲辦理、大概貨物得幾時到呢、大約後日可以到京、此事容易辦、兄台可以

托誰給辦呢、　你們這位貴鄉親現在到京了麼、　他是昨兒晚上到的京、打算把這上稅的事情安置好了、他再出城迎貨去、　是、我今兒可以出城託好了稅務司的經承、叫他派兩個人、後日一清早、到您的寓所去、跟着您那位貴鄉親、一同出城迎貨、然後叫那倆人押着貨車到務、囑咐貴鄉親可以先期開一清單交給我、是日由我呈請查驗、趕查驗之後、就可以先打印子放行、等科房把稅銀算清、告訴我說、我再和貴鄉親要出來、給稅務司送去、不過得給底下當差的些個飯錢就是了、　我們那個儆鄉親、倒不怕多花幾個錢、只要保其平安、就是造化、如今聽您說的這個辦法、是妥當極了、　請貴鄉親竟管放心、此事既是我承辦、我管保萬無一失、　您不知道、我們那個儆鄉親、現在是驚弓之鳥、　怎麼、　他前年運來十箱子川土、趕到了彰儀門的時候、

城關了、他就住在一個店裏頭了、趕車的起車上把烟土卸下來了、被巡役看見了、報他私卸貨物、因此罰了若許銀兩、所以此次他是膽戰心寒、故此纔託我預先安置、　您告訴他萬安、決不能有差錯、　那麼、實在承您費心了、我明日在寓所候您的佳音就是了、　就是就是、

第十四章

前次承兄台枉顧、今日特來謝步、　豈敢、老兄實在多禮、　那兒的話呢、這是該當的、　老兄這一向官差如何、　這幾日稍微的漸消停一點兒、　老兄是能者多勞、　承過獎了、不過以勤補拙就是了、　老兄太謙了、　今日兄弟來、打算初五奉請兄台、在同慶堂一聚會、求老兄千萬賞臉別推辭、　兄台何必如此費心、偺們一見如故、似無須拘此形跡、　這不過是兄弟一點兒誠心、聊盡地主之情、況且同座幾位、都

是偺們道義中人、又是和兄弟至好、大家不過聚在一處談一談就是了、　旣蒙老兄抬愛、我就遵命了、　豈敢、這是兄台賞臉賜光了、那麼明日我備帖過來就是了、　偺們今日旣當面說明白了、老兄就不必送帖來了、不過請告訴我時辰就得了、　那麼我就從命不送帖來了、偺們初五午初、在同慶堂會面就是了、　我屆時必要早到的、　那好極了、　還有一件事、我要奉懇老兄替我爲力、　兄台爲何事吩咐、因爲我這是初次到京、舉目無親現在要投供、無處找互結官、老兄若有素識投供的朋友、求給我找一位互結官纔好、　此事甚巧、現在有一位朋友是舉人、他連今年會試、算是已過三科了、正打算要投供候選了、你們二位互具保結、倒是很好、偺們初五這約、就有此公在座、那個時候便可當面商議、　這實在是萬分湊巧了、此事全仗老兄爲力

了、　豈敢、該當効勞的、我也要告辭回去了、偺們初五見就是了、　老兄回去了、　再見再見、

第十五章

你們二位見一見、這是朱筱園、這是黃毅臣、　久仰久仰、　彼此彼此、　老兄請坐、　請坐請坐、　我常聽見這位李芝軒老兄提閣下學問淵博、實在仰慕得很、今日一見、眞是有緣有緣、　豈敢、兄弟是才疏學淺、承芝軒兄台謬奬、實在是慚愧的了不得、　老兄太謙了、請問老兄是由幾時丁的憂、　是由今年春間、　老伯大人在的時候、都是榮任過甚麼地方、　先父是由翰林轉御史、後來陞給事中、然後京察一等、簡放廣東督糧道、去年升任河南藩司、今年春天二月初五、在河南藩司任內出的缺、　老伯大人今年高壽了、　今年六十六歲、　實在可

惜可惜、　伯母大人今年高壽了、　家母今年整六十、　身體倒還康健、　是、托福、倒很健壯、　閣下是在翰林院供職麽、　是、兄弟是癸未科僥倖之後、入翰林當庶常、去年散館、授職編修、今年春間丁憂、就回籍守制來了、　貴昆仲幾位、　我還有一個兄弟、就是我們兩個、　令弟原先榮任過甚麼地方、　他沒當差、他無壬午副榜、先父在的時候、他隨侍任所、現在是在家裏念書、　是、兄弟這是初次到貴處、一切未諳、諸事總是求老兄指教、　豈敢、老兄從先是在何處遊幕、　前年曾就易州衙門刑席、去年冬間、舊居停因案去任、兄弟脫館、就回家去了、趕到今年夏間、我們這位朋友、選授此缺、執意邀兄弟同來、誼不容辭、所以就一同來了、　我們這位老父台、是由甚麽出身、　他是由舉人國史館議叙、　是、我現在要告辭回去、改日再來領教、　豈敢、老兄回

府、先替我給伯母大人請安、兄弟改日親身到府上請安去、　不敢當、兄台留步別送、　請了請了、

第十六章

前次我是聽見孔竹菴兄、提老兄大名、不敢造次晉謁、託孔兄代爲先容、今日特意到府上來請安、　豈敢勞兄台的駕我也是久仰大名、只因家事煩雜、還沒得過去拜訪、今日一見、深慰下懷、　我這是初到貴處、人地生疎、諸事仰仗兄台指教、　豈敢、有甚麼事、兄弟是必當効勞的、請問老兄是幾時到的敝處、　我到此、不過兩個月、　我聽見孔兄說、老兄現在是辦理本處釐捐局的事務、　是、我到省裏、稟見撫台之後、奉委幫辦本處釐捐事務、　老兄在省裏、住了有多少日子、　住了不過一個月、　老兄可以幾時補缺呢、　補缺大概還得過三年罷、

貴班次的、還有幾位候補的、　連我還有五個人、　老兄名次在第幾呢、　我的名次是在第四、　是了、　兄台是幾時起服呢、　後年正月起服、　現在老兄是在崇正書院主講麼、　是、因爲是敝處紳衿公舉兄弟在書院主講、其實自愧無才、徒負虛名而已、　那兒的話呢、　前次兄弟曾託孔兄來面求老兄一件事、今日我斗胆特來奉懇、　不是爲令弟的那件事情啊、　不錯、就是那件事、　我是因爲才疏學淺、恐怕躭悞令弟的科名、不敢率允、　老兄太謙了、若是舍弟拜在老兄門下、得親大教、學業日新、何幸如之、　老兄既然願意令弟問道於盲、那麼我就勉强從命了、　兄台既然允許了、我就感激非淺了、等着擇吉、我帶舍弟來拜師就是了、　不敢當、不敢當、　令弟是幾時進的學、他是前年進的學、我怕是他在家裏荒疎學業、所以我把他帶出來、投

一位名師肄業、以圖上進、如今得蒙老兄陶鎔、將來舍弟成名、舉家感戴沒齒不忘也、　豈敢豈敢、那麼等老兄定妥日子、我和令弟會面就是了、　等我擇定日期、先託孔兄過來、知會老兄罷、　就是就是、

第十七章

兄台這一向少見、是有甚麼貴幹去麼、　是同着幾位朋友到西山遊玩去了、　去了有多少日子呢、　在山上住了有十天、　住了十天、可逛足了罷、　遊玩的地方倒不多、在那兒竟住了好幾天、　在那兒住着、幹甚麼來着、　我們這幾個人、是在西山上一座關帝廟裏、立了一個詩會、　這雅的狠哪、都是每月逢幾開會呢、　每月初一至初五、十一至十五、二十一至二十五、這都是作會的日子、　這麼說一會是五天、一個月共是十五天、　不錯、每月是十五天、　這每月作會的日子

很多呀、共總有幾位朋友呢、　喒們京裏的、連我是五個人、還有那本地的兩位朋友、共總七個人、　那麽你們這五位、作會的日子、得在那兒下榻罷、　是、我們每逢作會的日子、頭一天去、趕過了作會就回來、

在山裏頭、是住在那兒呢、　就住在那本廟裏、　那麽飯食、是怎麽辦呢、　我們是由京裏帶一個厨子去、吃的東西、也是由京裏買了帶了去、酒和肉、彼處有一個小鎮店、還可以買、　既是如此、我也願意入這個詩會、　若是得兄台去、與這個會更增光了、　承過獎了、我是不長於做詩、不過去給衆位研墨就是了、　兄台太謙了、　還有飯食這一層、我也是一律均攤、我纔肯去哪、　那一層、兄台倒無須介意、都在兄弟身上就是了、　若是不說明白了、那我決不敢從命的、　既然如此、喒們就同席吃飯、各自會錢就是了、　如此、我便可以去、　可是誰

是會首呢、　我們這麼商量的、大家輪流着當會首、　這麼辦倒是狠好、　那麼二十一早、我來約上兄台、偺們一齊動身就是了、　是、就這麼辦罷、

第十八章

閣下是貴國那一縣、　我是敝國長崎縣的人、　那麼離敝國甚近哪、不錯、離貴國很近、　閣下到敝國來、有幾年了、　我到貴國有三年了、　閣下在敝國三年、官話能說得這麼好、實在是聰明絕頂、佩服佩服、　承閣下過獎了、我這不過粗知大概、那兒就能說到會呢、　閣下的口音、與敝國人的口音、毫無差別、不是我當面奉承、像閣下這樣聰明的人、實在是罕見的、　那兒的話呢、　閣下在此、是當甚麼差呢、我現在是在此當繙譯官、　這好極了、偺們這兩下裏、時常有會辦的

事件、若是有我不知道的、還要求閣下多指教、　豈敢豈敢、我這是初次當差、一切未諳、諸事還要請教閣下哪、　不敢當、偺們倒是常常的互相討論、彼此都可以有進益、　不錯、閣下所論甚是、請問閣下、是由甚麽出身、　我是由舉人、揀發到此、　閣下揀發到此、有幾年了、　我到此不過纔一年多、　閣下貴處是甚麽地方、　敝處是湖北江夏縣、寶眷也在此麽、　我沒攜眷來、因爲家母年邁、不耐舟車之苦、故不能往來、就是我隻身在此、　是、我到此、聽見我們領事官說、閣下在此、與各國官員向來交際、均甚水乳、實在令人欽佩、　那兒的話呢、我本不甚熟諳洋情、蒙上憲委派到此、幫辦交涉事件、不過以實心行實事、總望兩無猜疑、推誠相信、彼此自可融洽、這就是我的本意、　閣下常存此意、自然辦理妥當、我今日還要到別處拜客去、等底下我再到貴

寓來、面領大教、倘閣下得暇時、請到敝館談一談去、是、既蒙閣下不棄嫌、過一天、必要到貴館望看去、豈敢、那麼我在敝館、恭候大駕就是了、不敢當、閣下承上走罷、閣下留步罷、磕頭磕頭、再見再見、

第十九章

今日我到府上來、是有一件事、奉懇老弟替我爲力、兄台是有何吩咐、是因爲我們舍親顧子恒、去年春天、借用令友秦寶臣一項銀子、新近秦寶臣索取此欵、倆人言語不合、就吵鬧起來了、現在我聽見說秦寶臣要和舍親搆訟、我因爲知道老弟和秦寶臣是莫逆之交、所以特來、求老弟出頭給他們說合說合、兄台知道、當初令親借銀子的時候、有中人沒有、我知道、有一個中人、名字叫高五、去年冬天已經去世了、令親借用秦寶臣、是多少兩銀子、有利錢沒有呢、舍親借

的是二百兩銀子、言明是分半利錢、立了一張借字兒、寫的是二年歸還、到現在纔一年半、前倆月秦寶臣告訴舍親說他要置房子、等這項銀子用、他也不接利錢、要停利歸本、我們舍親說、一時不能歸本、秦寶臣叫我們舍親盡力湊辦就是了、然後也就散了、新近秦寶臣又到舍親家裏去、要立刻歸本、舍親說、一時實難湊辦、總得再緩幾個月、纔能如數歸還啊、現在還是照舊按月給利錢就是了、秦寶臣不依、定要歸本、不要利錢、因此倆人言語不合、就吵鬧起來了、現在我聽見說、秦寶臣要打官司、在舍親因爲沒到約期、不能歸本、況且又不拖欠利錢、就是打了官司、也不算沒理的事、不過是他有官差在身、若是一打官司、便要誤差的、所以我打算奉求老弟、給他們出來說合說合、叫他們兩下裏平安沒事、那不好麼、　您打算叫我出頭、怎麼說合呢、　求老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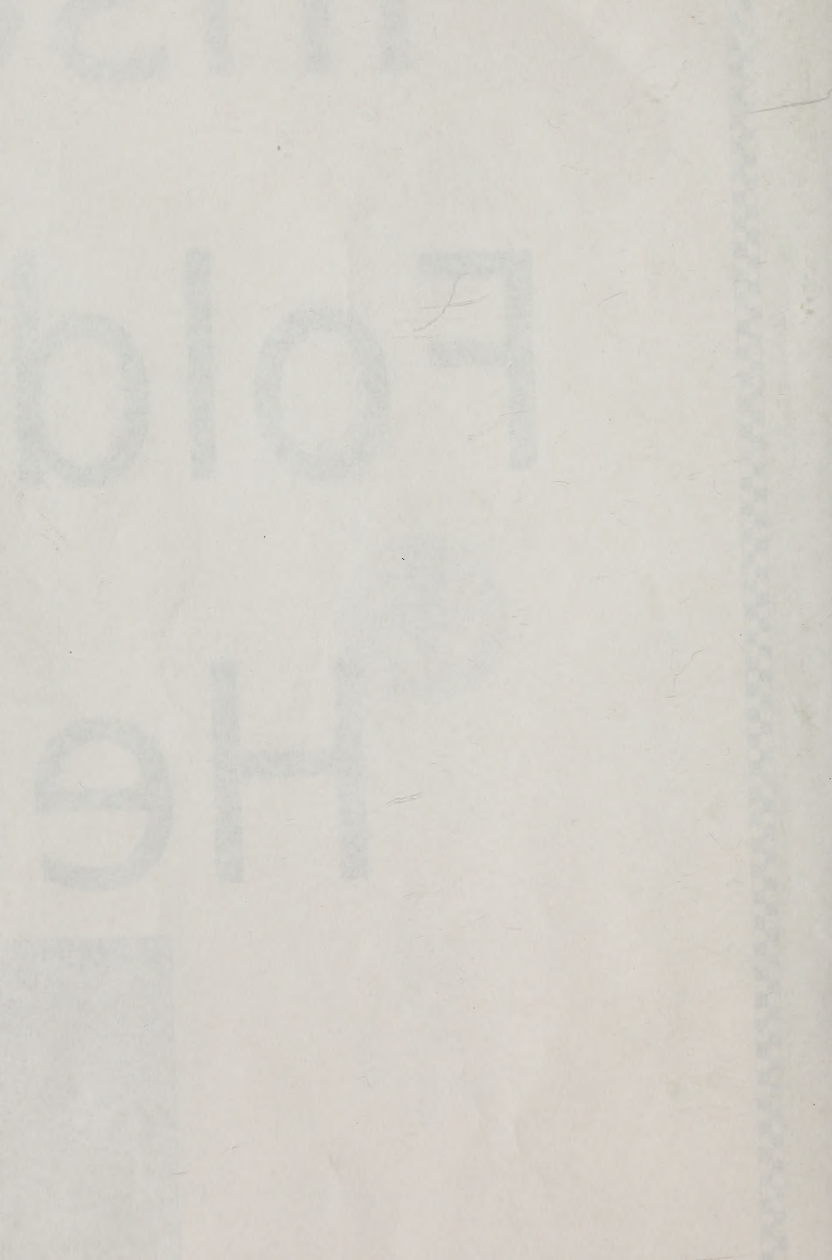
見秦寶臣、和他說一說、過兩個月、一準給他歸本就是了、現在還是按月給他利錢、倘屆期舍親不能歸本、都有我一面承管了、既是如此、我明日就見寶臣和他說去就是了、勞老弟的駕、等事完之後、我再帶舍親給老弟道乏來、豈敢豈敢、

第二十章

今日我們倆人、是專誠來拜望閣下、勞二位的駕、請坐請坐、閣下請坐、你們二位怎麼稱呼、我姓島、他姓井、是幾時到的此處、我們是昨日到的、住在那兒了、住在這東關德元店裏頭了、閣下在敝國有幾年了、我在貴國有四年了、這位在敝國有幾年了、他來了不過纔半年、通曉敝國的語言麼、他不通曉、還沒學話哪、你們二位、是到此處游歷來了、還是有公事呢、沒有公事、不過

到此來游歷、　閣下是貴國甚麽地方的人、　我是敝國大坂府的人、　此公和閣下也是同鄉麽、　他和我不是同鄉、他是橫濱人、　請問閣下、貴同鄉有一位姓福的、他原先在上海當繙譯官、閣下認識不認識、　是、認識他和我們還是老世交了、　現在福公在貴國、是當甚麽差使呢、　他現時沒在敝國、他自從由貴國回去之後、就奉命到英國去了、　那就是了、　閣下和福繙譯相好麽、　是、我們倆人至好、　閣下和他是在那兒認識的呢、　原先我在上海當委員的時候、我們倆認識的、結爲文字之交、最相契厚、赶後來福繙譯回國去了、他到了長崎的時候、還給我來過一封信了、後來因爲我奉委到直隸來了、從此就踪跡渺茫了、如今聽閣下說、纔知道他奉命到英國去了、我這兩天修一封信、交給閣下、遇便求您給他帶到英國去、　可以的、我們還得

在此住幾天了、閣下可以隨便寫得了、遣人送到店裏、交給我帶去就是了、我這兩天、還要到貴寓回拜你們二位去哪、那我們實在不敢當、閣下公務甚忙、況且閣下既然是和福繙譯相好、偺們這更親近一層了、似不必拘此形跡、那是該當的、我們現在要告辭回去了、勞二位的駕、那兒的話呢、閣下留步別送、那麼我就從命、不遠送了、豈敢、改日再會、



34.

a Viceroy = tsung[3] tu[1]

a Governor = Hsün[2] fu[3]


UNIVERSITY OF TORONTO
VELUT ARBOR ÆVO


UTL AT DOWNSVIEW
D RANGE BAY SHLF POS ITEM C
39 06 06 03 03 013 0